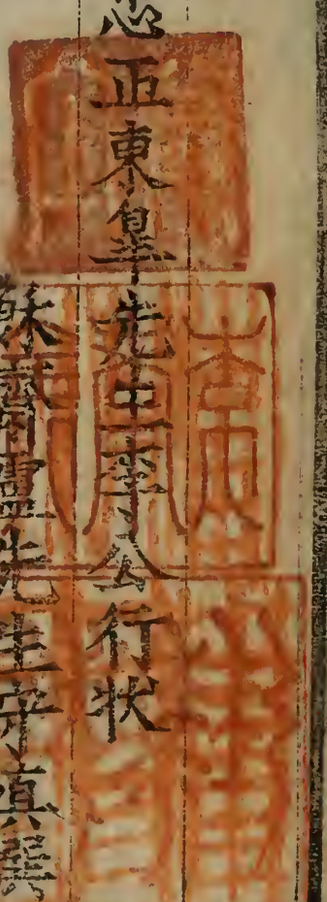
東皐草堂集

附錄
遺文

東皐先生遺稿附錄

領議政贈謚忠正東皐先生李公行狀



公姓李諱浚慶字原吉號東皐廣州人也生于弘治己未有諱集麗代登第判典校寺事以學問志節鳴于世最善牧隱陶隱圃隱相推重觸辛旽禍將及貞父逃嶺南旽誅乃歸號遁村遁村生諱之盍刑曹右參議寶文閣直提學柲清白選叩馬於昭惇之孌宣生諱仁孫右議政謚忠僖生五子俱登第至大官諱克堪刑曹判書謚文景以佐翼功封廣城君即公之

曾祖也祖諱世佐廣陽君判中樞府事考諱守貞弘文館副修撰　贈領議政李氏自進村始大文子文孫冠冕赫世○甲子政亂闔門遇禍公兄弟年甫六七配遠郡正德丙寅　中廟反正始還京就育于外王父就申氏平山大姓高麗太師崇謙後也行尚瑞判官諱承演之女也尚瑞公器局囑于大夫人曰此兒終當遠到謹護之大夫人教以義方口授孝經大學常曰寡婦之子人不與交必須十倍勤學毋墜汝家聲公敬承無違不出閭巷○就學於從兄灘叟先生年十七八行成德立乃游學宮不屑於舉子

業專務爲己禮法自持○壬午上上章不但學業著聞德望已爲多士所推人已知其遠到天性至孝事大夫人色養備至每有不安節躬親湯藥進必先嘗甲申春丁憂執喪盡禮毀瘠幾不勝服後宰相沈彦慶聞二公名饋之肉乃瞰亡投刺而返○辛卯釋褐屬承文院旋補史官壬辰入玉堂爲五字有士人李宗翼疏斥時事且言金宗直之學執政大怒請罪上召對二品及三司議之俱曰當死公以小官未進曰此人論議乖僻誠可罪也然以言獲罪恐非義事公自在小官已著敢言之風無和附苟同之意金安老許以深惡見黜○癸

已再爲注書復遷弘文著作博士陞副修撰兼起居
對與具壽聊　啓言安處謙之獄無情放謫者多宣
釋之以應天變時方作已卯人謂公爲李延慶從者
受業人也摘以成罪乃罷安老啣公不已朝夕且得
禍公杜門讀書日有程課而不事文詞用力於性理
之學口絶言時足不出門者凡五載矣○丁酉三奸
誅即敘拜戶曹佐郎薦入吏曹遷文學兼春秋善校理
掌令軍器僉正副應教應教輔德並兼知制誥　教○
中廟以儲貳日進博選僉屬知公優於經學善於講
義擢置講院最久時　仁廟在東宮學問益復造聖域

公久侍　慈庵知有經術三接之禮　顧問之勤非他僉屬比而讀書凡有疑難夜不時　台對輒　賜咨訪其知遇之眷寔出尋常公亦自以爲　君臣知己之遇臣民無祿　弓劒遽遺至公老後每奉氓賜物未嘗不流涕嗚咽也○辛丑陞直提學未久以本職超副提學極論小人搆亂之後崩壞朝令默之成習天變之可畏好惡之不公所錄其劄略曰明者因微而識著智者見影而察形識著故因微而預防之察形故見影而能絕之微而不識以至於著影而不察以至於形以覺痛之日爲得病之始則雖有俞附痛鵲未必不縮手却走而無可爲者矣又曰今日之事譬如大病之後鍼砭破決之餘元氣未復榮血初滋而腠理不固脉絡疏虛百邪窺隙日後憔悴苟或貽於微而昧於形

導引乖方疾非劑而苟安目前忍不經遠則非但有以感召他疾反致前日之痊又曰且如李芑強宗弊孽間側朝列所當斂迹屏居反躬畏縮之不暇而顧乃伸眉揚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強大跳梁之習猖然尚在乃復發之於此也當時執法者因應按其積宿之罪思其強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也而昧於長遠之計紛辭浪說論啓數四而止久貽識者之笑矣又曰芑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益大之極而今乃尊崇弊孽如恐不及雖或芑之心足以自寧朝之政不當若是而曰緣剔致醞釀於冥冥之中復使其宗孽援而起以逞宿憤則異日爲禍安保其必無耶又如朴雲功勳餘孽恃其饒財煇金駝玉輸貨羅奸陰爲耳目承顏順色助其陰竟隱匿作爲腹心當權奸之得罪只寓避裔此亦非厭塞羣心而今曰胡亂之訴遽蒙量移之恩如雲者糞土微臣其一身宥辭固無輕重臣等所懼只緣當初得罪所係甚大而纔逾一周敢自呈訴殿下又曲垂矜恤得從自便一以罪寓一以訴釋一國臣民未知好惡之所從臣等竊恐殿下惡惡之心有變於前日而臣民向者之疑從此滋甚則飜覆之禍終無可止之

期他疾未生而前症復崩其形已露於今日其禍可
懼於後時而舉朝含糊有同寒蟬○公自爲副寧時
已懼李芑之貽禍將來論辨如此其切而朝廷不能
去使芑終釀乙巳之禍公則可謂有知人之鑑先見
之明而且嚴於治小人不動於禍福者矣以此芑常
深嗔欲其陰中者久矣及其得志也或出公爲平安
道觀察使或竄謫於遠邑至欲加罪者皆以此故也
而然終不得大售其計者豈非公之無瑕釁可指乎
公之姪正卽公之被酷禍者無非挾憾移怒之致而
伯氏正獻公曾爲大諫時亦極論劾李芑嘉靖宮人
狀芑之怨入骨髓者非一二計則君子之待小人不可不慎矣未幾遷承旨癸卯庭
試文官公以首選文在公之遺稿中集戒方略是其文也或云登
陽榜是也蓋兩製皆庭試進嘉善階壽自右尹移大司成終始一期講
居魁教不懈公見時習浮躁常誨諸生曰士當讀書修身
而已學宮豈議時事之地耶每與鎭靜士比皆渝然

信其所薰陶丕變之功大而難言者猶大川喬嶽及
物之不可見而功利之不紹也○甲辰　中廟宣天
將告計　中朝以有難處事遣公爲副使還拜刑曹
參判寔當　仁廟初服公言於　朝曰宜早封太弟
以安人心當時若如公言則其有乙巳己酉之禍耶
厥後人莫不服公之先見且惜其時之不見採也公
之見事類如此矣○時外戚尹元老有交亂之意
朝廷慮之一日諸宰會　朝堂議其誅公以爲不可
引漢薄昭以明之事遂寢○乙巳李芑林百齡忌公
出爲平安道觀察使爲治簡嚴黜陟公明一路畏服

丁未秋蒲秋大水懷襄公以爲變異非常咎在道主
即上章即辜祈罷　上賜優答特借一年歲遂歉益
薄自奉減去御口盡心荒政民賴以蘇○戊申特陞
兵曹判書累辭不　允明年遞授大司憲判漢城移
樞府其在憲府凡所　啓論務從寬允不尚矯激而
惟羣小輩視之若仇隙焉○庚戌五月李芑陳復昌
交搆誣罔謫公報恩縣　朝野駭之沈議政連源嘆
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云公既逐芑之鷹犬李無疆
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　國家必欲加罪柄臣有
止之者未售其謀○辛亥遇赦北還其冬叙知樞府

兼都摠管壬子判刑曹時北鄙帥金秀文欲設鎮越邊蕃胡怨怒將有變　朝野甚憂　上宵旰北顧欲命重臣懷綏之難其人大臣以無論薦公公固辭不獲至則審視曰幾誤事矣具陳不便狀巡歷招撫並用威信喻　朝廷旨意夷情乃安（考伯公文稿寄公書曰又有邊慰之宴不勝懽躍身未審君恤以堪慰云其曰又有迓慰宴云則其往必有饋宴矣　恩還可謂至矣然以　恩還之隆家人兄弟皆以懽躍身則公之本性不敢以　寵利爲榮者亦可知矣公之北巡南征道　明廟御筆賜書以勞之且有弓矢甲冑豹皮之　錫而　御筆則粧造雙簇以爲侍家之寶矣蕩夫於迂辰兵火叮可嘆惜後　命拜大司憲凡四長風憲皆尚平允而亦有凜然不可犯之氣裁○冬　上命選廉謹賜宴

閑庭公當首與及日公獨移疾不赴自以當是選爲懼故也此亦廉之推謹之至也宣祖末壬寅間上命選清白吏崔相國興源又追被其選　癸丑復判戎曹兼知經　筵春秋館事○甲寅移判吏曹裁抑僥倖凡所選進皆從一時公議雖在故舊不敢以除拜相干時稱得人百職咸舉以久專銓柄懼而謝病德興大院夫人公之異姓再從妹也大院以除拜來干公只言　王子不可臨士大夫家而無他答焉大院起而去○乙卯判水曹移秋部以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爲辭其不以官職非華慢視職分也如此公之居官欽慎之意此焉可見

其劄略曰臣再典兵政一掌吏選二職皆
任世所榮幸之地而猥以迷劣累忝非分非獨爲人
指笑臣亦竊怪前者一嘗忝居本職錯愕甚多況今
身嬰疾病精神昏暗至於是非不能辨別其能盡刑
官之任乎今此本職世雖視輕於兩銓其實則不然
而乃周官大司寇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之職也又以
今日言之則聽理之際一失其宜則用法爲之輕重
人命從而死生爲任所關既大且重故虞朝任官特
以聖臣皐陶居之無乃所任最有重於九官之命耶
又曰刑政顛倒民無所措則一國治亂其不係於此
耶○世皆知兵吏曹之爲重任不以奕喁爲等閑職
務欽恤爲何事者鮮矣觀公此劄所論則可想其達
於治體不以人之所忽者忽之而其
奉職居官常若不自足之意如此

及出視職卯酉
趨衙剖斷如流而肇皆當理囹圄一空獄訟號爲平
矣○五月倭寇湖南屠城戕帥報至京師大震分遣
左右防禦推公爲都巡察使悉諭一道兵指擧書

以禦之時狂昇平人不知兵列郡齊潰豕突之勢將不可遏公不得已進其兄全州府尹公伯公諱潤慶字重吉德性醇粹局量寬厚有學問之功翰堂之量爲世名臣指以鉅人長德與季公齊芳並美世稱一門雙璧時爲全州府尹後官至兵曹判書贈諡正獻人謂位不稱德有文稿行狀及鮮齋所製碑文而德業人望駸駸載
國乘率諸將使督戰靈巖乃致克捷寇黎敗遁南民莫居當時變初公之未及赴陣也其道監司先以公兄全州府尹公守靈巖守城將其後防禦使來到其城公既赴而以兄弟之誼節制之難故遂爲傳令曰今者　朝廷差送防禦使金景錫既已入城爲其主將則假將棄其職務不宜因在一城出還官掌云則軍士聞其將去洶懼揚言曰我輩恃今公城守謂皆生活今若出去則我輩亦將離散防禦使及諸從事亦皆驚懼失措伯公即以私書通于公曰觀此軍中情勢與防禦使之意皆恃我爲固我若一動慮有不測之變吾輩世受　國恩致身至此所謂秋毫

帝力也常恐不得死所此正吾忘身殉國之日吾不可去也云云公不得已回留伯父守城之任而竟致克捷之功公以初無盜賊功上章自貶 上賜書勞勉錫公表裡甚優公乃分與將佐無餘公之領兵對賊也軍中嘗夜驚譟亂將不可安幕官俱詣公宿帳外呼公言軍中有變公安睡不應鼾聲聞於帳外良久乃安曉告其由公言老賊甚重幾敗事而不知矣其量宇之凝重如此尋判戎曹乃後 上特稱不忘南征之功而擢拜右贊成仍兼司馬考稿中仍主管南邊禦倭之務三掌兵柄夙夜殫慮甄拔將才訓鍊戎卒以公以律軍政克舉一時名將南致勤董皆公拔也○上以公有

厚德經術特拜輔養　東宮官辭曰臣少溫潤之色之熏陶之術決不敢駑侍　元良誘掖成就　上不許曰卿如　中廟朝輔　仁宗則可矣（閒錄其劄略曰竊念元子今在稚年雖無朝夕進講勸戒之事然薰陶德性漸涵侵漬日造罔覺則必賴左右前後輔導之正如孔門之諄諄善誘程子之一團和氣者然幼少之素多麤俗之性頗乏溫潤之色平日燕居尚少申申底氣象故雖一家兒童朝夕相見之輩皆自嚴憚畏近未嘗敢狎其何能仰承　玉質於岐嶷之時乎又曰輔養　國本實　社稷生靈之所關係必有德器學問之實然後可以堪當而小臣則少無師承之學長乏涵養之功自顧一身只箇一無德薄行之人濫厠朝列馴致崇班自　上不諒如是必以秩高例授而如此莫重之任奚及於匪人以誤調護之責耶人之賢愚不在於官爵之高下尚矣陋巷曲肱德業愈光有馬千駟民不稱焉豈可以官高不計其人賢否

而授此至重之任乎況在行輩之中如洪暹趙士秀任虎臣等諸臣皆學問該洽德行粹美一時人望無過於此其下學行超詣之臣亦非不多臣何敢排擯選之列重貽不稱之譏乎又曰至如中廟之朝則仁廟聖學已至高明當時講官之責只在於前說章句而聖心默識融會不待臣下開道之助故臣久忝於今日則事別前時方今宮僚至蒙禮遇之勤至於元子尚在冲年輔養之責不徒在於章句之末口讀之間而必待薰陶之益浸染之助然後知覺日開德性可補而可謂輔養之盡其責矣此固不可比同於前日者而是益切惶恐罔堪之至○公之德器經術端合於作人師表人君如欲爲國本擇置師友一時在廷無出右者而公固執於若無若虛之謙而暨此德讓之風非後世之所得見者亦可尚爾○戊午陞左贊成十爲右議政朝野相賀曰時哉李某爲相莫不想望其風采士人喜大幷曰朝廷之表百揆之首今乃得矣蓋慶之也

庚申陞左加　世子傅公旣升閈位正色而立百僚震栗上盡　啓沃日事匡救下提綱維贊成庶事罷新立無名之科革昭格黜僧忝皆公建白而　上之采納於公者也至於昭格之罷　先朝靜菴先生之力爭所不能得而今蒙　允許輿論重之冬辭疾特紓　寵賚癸亥又以脚疾辭不　允○甲子有奸人矯　內旨傳于公諫官言剛亟大臣被欺不悟請罷止視○乙丑尹元衡有罪免進公上相辭以前疾特命給扶每朝小宦扶掖上　殿即具疏懇辭不　允其言不但自已遜讓之出於至悃亦可爲萬世君

臣上下之所法戒者而且極論　國家元氣受病之
原引喻譬曉期悟　天心蓋指元衡輩病　國者言
而請從公論以斷　私恩（附錄）其疏略云夫人入侍
之際給扶上　殿此豈人
臣所堪當之事又豈　聖上待下謹禮之道乎稽諸
往牒此等殊禮乃古昔帝王以待勳德重臣或名賢
碩輔之恩也不然則末世孱主致隆強臣焰悅權姦
之謬典也臣是何人敢膺此禮乎以德以賢則撫躬
自顧持身行己蔑蔑無可稱者又曰世異古今事隨
時宜今乃行瀆古不講之數施之於不當施之人則
不有天災必召人殃又曰待臣下以典禮勿為嫉
俗之舉末論元衡之罪請從公論曰頃日權倖作孽
公論競發終不同天繼以妖僧煽惑蠹國貽禍
公論又發而又見摧沮又曰今者耳目論思之官暨
史臣即倩之輩交章論列而　天聽邈然反覆譬曉
辭語回互此固　殿下上思　先后之愛　宸念勳
勞之故而然也然勳戚乃一時之　私恩公論實萬
世之大義也又曰固知　殿下渭陽之思仁愛之

忌有所不忍又曰引日留時愈召人言徒使宿惡日播隱慝益著豈若早加明斷顯示好惡慶之斥之務從公論勉扶正道毋令元氣消鑠於一朝也既出疏請亟正元衡之罪繼率百官庭論三日而允之元衡明廟舅也

允其罪用公言也且元衡弊政及流來民瘼多所請改上皆採納恃公爲重故也附錄時有六條選士之法公以爲今者必以此六條俱備選士則責人也太備不但備此全德之人未易多得雖有其人以題目之高人懷議議致用必難矣劄請改其題目宜使人安於應選其劄略曰今者以六條俱備選士其求賢好善聖念至矣在下者所當將順之不啻而但今此取人題目太高若必以六德俱備爲准則非幾於聖人地位乎恐難與於此而亦恐有違於取善無方之義也雖以衰惠下聖人一等其德各有所偏況於後世之士其何能備此全德乎昔者左雄以聞一知十責於貢舉後人以爲偏周公以無求備於一人爲訓魯邦吉人取士

之法槩可知矣彼被薦之人雖其德行果足以應選其自視亦豈有滿假而自足者乎今世德全之士亦不可謂之絶無但慮名器太備人懷譲譲不敢自安耳宜改其名號隨其才學各敘銓內令各道監司敦勸上送○當此之時沈通源亦爲相時宗黨之盛挾宫掖之勢介逐李樑自以爲功貪縱無忌樂利招權公視之甚陋且惡其有恃無憚雖在同列未嘗與之語笑　明廟達豫之日繼嗣之說亦無顧忌而發公正色折之曰此非人臣所敢容議之事也自此不復敢言而怨入骨髓欲陷者固非一日而特以公正色獨立身無可指且畏　明廟倚任之篤終不敢犯及至公逝之日厥黨反說構誣不遺餘力人謂積怨之

發也○九月　上不豫公以　儲嗣未定爲憂嚴勑
諸衙啓稟　中殿公署祝文遣官遍禱于　廟社山
川　上疾乃瘳召大臣入卧內時　上候熱作重聽
公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虛　聖候及此否又
問　便殿引見表出大學衍義建儲之說上之而辭
意懇欵　上亦感之○丙寅曰災上封事論人主召
災之本辨當時以倫合爲中和排擊朋姦大和可致
主輔獻替　君德可修優容直言士氣可張末乃以
預之　國本爲弭災之第一本俱是至論大計世皆
傳誦　上亦嘉納倚以爲重

附錄　其疏略曰天人之際精微有以相盪吉凶

有以相感蓋其天之與人形體雖殊陰陽之理五行之氣經緯錯綜爲天爲人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氣妙合而凝者也天有是理人受以爲性天有是氣人稟以爲形是故天之理不異於人人之道皆原於天人有形氣之私不知所以然之理安分彼我見謂蒼蒼者不與於人蠢蠢者無干於天於是放辟奢侈後弄成災怪一氣之天不得不隨之而變動焉人固天之一氣而爲人君者而又首出庶物爲萬姓主其理與氣旁礴流通感應之妙遍體於動靜之頃又曰古昔聖王知天之無乎不在戒謹恐懼業持守故其心常正不善之端非辟之干無自而萌焉德與天一心知太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物來必照善惡邪正不能逃形未世學乖不知畏敬之道日就弛放之地志隨以趨心始失正雖欲精一以守之本心既失故邪者或以爲正羞者反以爲惡忠不見信而邪常勝正彼蒼蒼不變之天鑑臨在上俯見人不若德安得不至於驚動而垂象乎此後世祥風和氣罕見而妖孽變怪之將至也又曰頃日冬雷之變王堂上劄臣狀見其　批答曰上下交修人心和平庶事得中而已第念和之一字有事同而理異有迹同

而實差者誠恐在下之人玩中和之教而不體中和之實以苟同偷合順從而爲和以循默模稜無非而爲中遂成頹靡偷惰之習人心終至於失中國勢終至於不振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嘗因中和之義推演其說曰苟非上聖中和合德之人安能自致其中自發於和乎其必矯揉培養百倍其功一念之差必矜揚而勉改一念之惡必力去而勇克自治既嚴猶以爲不足必尋師而就正焉取友而求助焉視善聞過以成其德然後極其和而天地之位育可冀焉又曰古昔聖王孜孜於聞過不憚其切直危陛之言亂已之談日聞於耳者蓋欲保其存而有其治以之建中致和之計也所謂中者乃至善之所在忠至於盡孝至於又罪遠其犯刑當其罪之謂也非乍沈乍浮半上落下度其兩端而折摺其中央務爲苟且之謂也所謂和者乃處置宁節之謂也責難陳善則盡其恭敬危急存亡則盡其忠順施當其可而享盡其宜之謂也豈好言佞辭和顏悅色苟安目前取人憐恭之謂哉又曰方今朝廷直聲未有所聞犯顏未見其人然於辭令之間顏形違悖之人懷疑懼士多危沮爭思苟免之計無復剛毅之風

以臣愚昧老耄之見殆非太平氣象中和舉措臣竊
隧焉又曰古人云危言在國爲元氣盖和平之世易
至於解弛必有危言痛非警精然後元氣壯盛而和
平可保如人方病大疽投藥而調之施鍼以決之然
後榮衛疏通而元氣和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以石之麤厲攻玉之温潤磨盪傷損者必多矣然
非石之麤厲無以成玉之温潤然則切磋之言雖似
剛戾實爲治世之藥石和平之發揮災變之作恐未
由此也又曰聖心和豫則人心觀感而和解彼一
理之天豈不從而平且和哉又曰心中氣順然後可
以察幽遠之理而爲應天之實矣又曰皇天之示譴
不必專在於遠外而聖上之所軫念尤當在於
宗社殿下臨御殆過二紀于茲而儲君中殂春宮
久虛宗社之重宜有預慮臣民之望宜有所係而
殿下亦宜早結愚愛使有嚮往歸慕之地然後
衆望有係而維持益固國有泰山之安民無二聽
之惑以殿下[illegible]二[illegible]靜而久新於此舉耶又曰中
人有十金之産而分付之人猶且瞿瞿然爲托後
之計何況帝王寶器六可不備預而輕忽之哉古之
帝王春秋未至於十而猶有繼嗣之念豈以方盛

之年終無螽斯之慶而爲此汲汲之計耶議以社之重不可須臾無倚天下之望不可須臾無係耳又曰宋朝仁高二帝公天下之心真可爲後世法當時言者請選宗英異其禮秩俾內外知聖心之有所屬焉又曰此事在下不可擬議於上閒其必商在聖心選取親賢入諸宮中不須遽加名號只宜祀侍近密朝夕左右服習觀法情意相孚而親附漸篤如此則一國之人皆知殿下之心有所屬人心恃而無疑國勢賴而壯固又曰春秋方富天神默佑則百之慶決不終慳他日殿下聖嗣篤生大業有歸則前謂選入之人自當退就私服恪守臣職豈不婉曲於事而穩合於理乎又曰往在癸卯尊辰之間中廟倦勤東宮無嗣人情危懼議論滴滴以殿下中廟嫡統仁廟介弟傳序無疑而不逞之徒猶且詆臣於其時曾有奉殿下封太弟以定人心之議一二大臣亦以臣言爲是而當其時臣位平秩微眷眷之忠無路上達計不時定日循遑疑之際世代變遷禍亂相仍除治不靖國脉之傷亦已多矣向若早如臣議豈有後日之難乎今殿下無嫡統介弟之恃人心之疵懼又有甚於曩日云云

早斷 聖意以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計不然其
日之慮何可勝言又曰今日爲 宗社計者孰有大
於此故至于丁卯托公後事終之大計 宗社賴以
得安公之事 上之知公不可謂不至矣丁卯春
又辭不 允其春又辭甚力且以 詔使將臨寒病
方劇勢不能行禮於 天使前爲辭則
上乃然其意而 允其請玉堂即上劄請勿遽曰
老成國之元龜其雖老痛 國家所賴而安倘若春
山 詔使之來不可無此人固不可以閑於行禮
小節輕遣此人云云則 上從其箚曰予意亦然
特遣史官以仍授本職 諭其意勉出之公又上劄
不但辭其病重牽職之難深陳老成不敢當之意而
劄三上終不 允許事見遺稿中○ 前錄其辭劄略
曰自 上素察微臣從前老病求退之懇故曰此機
會許退置閑 君臣上下之間仁恩情義兩無所
憾而玉堂不諒其義謬陳意外之劄自 上亦不能
盡燭其閒以此謂爲公論而 朝廷取捨終無所底定之又曰
下以一言進退人物 嗟

凡老成云者乃道德充備年彌高德彌邵之人也臣少無學問之力徒以假氣頗自矜持及今年老氣力已衰精神昏憒形身軀殼尚不能自持并與前日所得者而忘之況後能存此心持此道裁成 國家之務以爲經邦論道之任而當此老成之名乎昔趙武有言曰老將知而耄及之蓋老人更事既多則必能知事物之理而常人之無學問工夫者至老則昏耄尤甚反不察理故也如臣者只悾悾一耄夫耳安可爲老成之人乎○小有羞名輒自逡巡不敢當者如此○因此仍任未久乃受 明廟顧命之托終定大策以安宗社世傳其時公之仍授不遠殆天之默佑我 宗社而然也○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台公自 上疾漸常宿于都堂慼帶明燭以俟及承 台命顚倒入 閤則 上命公升御床執公手流涕公亦泣曰 儲嗣未定 上候如此請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言舉手扣向內屛風

而已公知　上意稟于　內殿因事急不暇書啓
直以語請于　中殿曰　上候至此已無可望後事
有預定處而自　內殿必有與聞者故今　主上以
手指內爲　啓則　中殿在屛內亦　親自傳教曰
乙丑年大漸之日定於德興第某子矣公即復請于
　中殿命召他大臣及三司長官與聞此　教云而
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
其時注書黃大受從而入侍書十二字也第三子之
三字具書參字倉卒之際能致察如此人皆贊之曰
此大受遂親自跪奉稟于　王凡前曰曰　上旨稟
于　內殿則　內殿之教如此故敢　稟云云則

上含淚而領之更無下　教曰而　昇遐公即令侍衛諸臣備世子儀物迎今　上于潛邸宅鄭翼室宗社以之而晏如也無異於　國本之預定者然其間豈無危疑難處之事而公晉紳整笏不動聲色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而有貴育難奪之節故至於晉吏隸徒愚夫愚婦之無知莫不渝然大信望之若泰山然豈非公之厚德重望素服於人者也時倀倖之輩坌集從駕聯名成軸且錄其時所為之事至以策功為言者公厲聲促焚曰事自　內定臣下何與於其間而敢發此言乎此非學問力量儒者秉心不能與於此公不以學問自露而其

見於亭爲之間者類如此莫敢後有言之者人以此益服公之秉心無私而近世以來貪功樂利之習至此亦絶矣昔宋之英宗雖非仁宗親子而史爲儲嗣者旣久當其仁崩英繼之日適有間言魏公能決於其間以安大事當時以爲難而謂之宗社賴安後世亦莫不稱之以大勳業者豈不宜乎公之所遇之時有難於此國君無嗣嗣事未定一朝遽至　不諱國勢之危爲如何哉自古國家多因此時以致危亂故人心之危疑　國事之難處豈來英預定之比哉公當事之危處事之變使　宗社安羣疑定是雖天命之攸定豈

無所自而然也當此之時以旁人見之則行所無事不似甚難者然此豈非古人所謂功成而無迹可尋者也以其時事勢言之非公則　國其危矣　當初迎爲入承也今　上天顏外臣無一瞻識之人惟內官輩有知之者而公以爲大事不可徒恃於寺人之口時今　上方持私服兄弟俱在於德興第公言于都承旨李陽元曰外衛諸臣不意徙衛于德興第則其家必不知爲某事矣承旨先入內宣言曰有傳者皆下于庭以次俯伏聽傳　教喪云則喪者各以次俯伏然後奉第三伏可也承旨馳往一依公言奉行之而使莫大之事終無違誤顚倒之患其倉卒思備意外者若此其詳所謂齊紳整笏不動聲色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者不亦宜乎　○時隆慶登極詔使壓境禮無吉凶且新　君未受命事多難處公參酌得中論說力辨多得其宜初　詔使許

國魏時亮入境到嘉山旋聞　國計大有疑懼色曰今　國君無嗣而薨適國內之無事不可必矣吾輩還爲越江待國事有屬而來須　詔命似當副使則曰國必亂矣吾輩與其棄　君命於草萊不若死顧有自處之意因問伴使曰相臣當國者何如人也以文章爲之者耶以德望爲之者耶以文章德望俱備一國素所倚重爲答則兩使喜曰然則吾輩之行無憂耶然猶有趑趄之色及入　國都見其措施容　國事整頓吉凶并行一無違禮之舉兩使相顧嘆服顯有嘉悅之色曰人國之有賢相豈不重歟後許人

史每遇我國人必問李相國安否盖服之也太史之來此也待公禮貌極其尊敬必稱李相國而相與從容談論至於　國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公錄示公即座操筆錄遺太史益加嘆服所錄上自檀君下及我　國國都沿革山川境界禮制風俗極其詳備今行于世○公知太史誠待無間仍言及　國朝宗系自前被誣事詳辨無蘊太史大為釋然傾聽曰相國豈為虛語如非相國今日之言我輩在　中朝者寧得曲折之詳如此乎事乃若是則實涉寃痛待我還　朝即行矣　聞則俺當力辨于　朝使還依其

言即行　宗系辨誣　奏公謂曰吾與太史有答問之言因親製三處呈文及所對說話如楊燕等事亦皆條列以付　奏行而禮部之問皆出於條列中說話一行莫不驚服果因太史之宣言力辨得蒙昭誣遂降大明會典更仰時許改之　詔蓋公之取信於太史也其後會典之更仰也申奏前　詔乃得宗系之正此事之陳　奏請辨晉二百年之久而莫之見取信矣適回許使之來得此昭改人言公之力也以此言之則改宗系一事公當功首而亦為人混只論原從若無大功於當物得請之時則公歷二十餘年之後始領會典雖原從之微去世既久之人有何可錄之功而錄之乎公論之不行於此可見

豈非公之素心不喜功利者得之於幽冥耶○上之初即位也公登對曰今　主上新服厥命此萬世太平之基億兆傾心之日也宜上思　宗社之重下念生民之托凡所施爲一不可放人主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語默一動靜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莫甚於慾匹夫不是無慾而或制於法制之可畏或緣於所遇之不豐使於慾者不至於甚而猶有殺身亡家者惟其難制故也至於人君則所欠於前者莫非豐亨豫大之事而又無法制之可畏故雖明易溺雖安易危惟慾是放故也自古人君以慾

致亂者多矣今　主上當此即始之日先以此爲戒以爲保　宗社保生民之第一本焉況直言者國之元氣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聽言之際必須循天理公　聖心以察是非邪正之分而一言雖有不合不可以我意之不合遽非其事遽惡其人逆心求道之說萬古帝王之明鑑也言雖合道有逆吾心而或至於非其言而怒其人則其爲悖天理失人望者豈不大哉自古治亂皆由於此　聽納之際尤不可不慎也然此等事亦不過此心操舍之如何而人君操心行化之道其本只在於講明聖人之學以爲格物致

知之本耳專心講學以至於物格知至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可以循天理之公應天下之務矣知此則何患於堂慾聽言之爲難乎治平之道亦從此心中辨矣　殿下必親近儒臣誠心講劘先正本原之地以爲措事出治之本而終始　加意勿以臣言之耄妄忽之也臣氓老癃自在　先朝筋力精神萬無可堪之勢屢陳懇辭未蒙　允許不幸今者值　國家大恤當此之時臣不敢疾辭偃勉冒居完　陵之後則勢必顚仆入侍　天顏不可復期玆陳老妄之懷而臣氣力已盡

語不能悉心惟　上只諒眷眷之衷而已　上動容有答甚有嚴憚之色云爾上之於公終欠念功之眷朝亦以此故也公嘗退念功亦無非深中所病云矣○公之不欲居成功之戒益切於　上之初服故首對之日已陳退休之意如此其懇厥後入　對終始所論皆申此意而凡扶持紀綱進退賢邪亦莫不極論而捨當焉

甲戌有天變劄辭觀象監領事啓曰　聖朝之設觀象謹測候只在於敬天道而近來外人皆見之變本監有嘗然不知之時此專由於本監官員等不謹候察之致小臣方領本監事常時不能以敬敬之意申警於下人故慢忽之失至于此甚臣惶恐踰越無所逃罪昔義和尸厥官閼閼知昏迷于天象以干王法之誅小臣以無知老矣之人冒居上相之位竊恙義和之任思慮荒謬處事昏錯不能欽若天道陰陽不和亢旱方極變異之出皆由小臣尸位不職之致臣不任惶怖之至謹述　祖

宗設監敎天之意近來緣臣致忽之罪罪不免及小臣 殿下無以謝天意警後來乞加譴退○秋劄請 名還乙巳請人盧守愼白仁傑柳希春金鸞祥等十餘人以牌 新故參酵疾不 允戊辰又請乙巳丁未兇死人復其官職放緣坐還籍物公以年乞致仕不 許命賜几杖辭不 允甫鍊其劄略曰臣頓無勳勞於 國家又多面折廷爭謀謨獻替不能爲有無於一世碌碌庸庸容默苟且因循流轉位極台鉉得免罪責已天幸矣安敢擬諸勳賢之列忝冀非常之禮乎況小臣身旣病老義當休謝而反蒙優禮倔勉立朝雖出於不得已而冒進強行指蘇恥屬晩節亦已多矣豈以身老不退自爲榮華無德及民而剝民之髓大設慈宴肆於寵榮後張壽輝於人乎公以近來受几杖之家徵索列邑務極後張爲弊習迎 恩之日略陳盈盤只邀着

詹禮接使　命而罷○時　仁廟祔文昭之議起公亦嘗以別祔爲恨請增構　寢殿及考得創立本意則有曰特爲　高曾祖禰並　太祖之爲五室昭載四親不可遷五室不可加之說公欲將是意　啓之他相皆曰如此則必招羣議公曰今者　主上新入繼統於　國家典故皆未諳悉而況　廟制國之大事豈可使　主上不知本末自下率迫而爲之不可不　啓也乃　啓之於是物議崩騰斥公太甚公上箚明其所以然終不務勝以沮羣情(附錄)其箚略曰今者以文昭殿之事物情憤激皆以　仁廟不得入祔爲痛心蓋出於義之念根於心而發於事理固然也臣於乙巳禍作

之初出臣爲平安道觀察使故丁未年間祔
享丁不聞知而別祔　仁廟以待後日到今　廟等
將祔適當機會物情倍前奮發臣意亦以爲然當於
禫後同　祔則事禮甚穩故將物情仍同　啓請入
祔既蒙　聖允而人皆以爲位數加一則殿內狹
隘必須增構然後可容　六位故又請增修而言官
以爲　世宗遺旨不可增加故又停增修之擧而旋
生作隔之計言者又以爲不可而壞撤　四位唐家
通作長家排後作隔猶爲前殿既不敢違　祖宗遺教而增構則　四位
唐家是亦　祖宗之制過加壞撤亦無乃未安乎蓋
於定制之外曲生他計故事事苟且耳取觀春秋館
謄錄則　世宗創立文昭定爲五室不祔一　恭靖只
祭　四親原其　昭孝之心不能遍及於羣　恭靖之
主故請殿後寢五室而止猶爲　高曾祖禰四親而
設而　太祖始建國之君於義不得不首奉也云又
考五禮儀　宗廟則曰兄弟同堂異室一位而文昭
則只曰昭二位穆二位而更無其一位之文臣將是
意與謄錄之事而　啓之則同僚皆以爲如此則大
違物情必招羣議不可爲也臣則以爲今者　主上

新入繼統於　國家典故皆未詳悉而況　廟制國
之大事豈可使　上不知本末而自下束迫而爲之
乎同僉不得已從之今日之事皆臣主張非他人之
罪也臣雖至迷至劣然豈無一毫如人之心乎其於
　仁廟入稍有何憾焉其不入稍有何欤焉以情而
言則不忍之心臣實倍他何者昔臣爲　仁廟東宮
時嘗屢請讀書　遂賓三載日承三接繼以夜講
當時禮意之勤　顧問之寵無與臣爲比者受賜頒
賜至今遺帙中篋晨夕摩玩未嘗不含淚而如奉
龍顏也於此無窮之痛而生此不得已之見者蓋拘
於　先王之制而有處置之難故耳人情不遠豈有
他意乎今乃謂爲恃諺指爲踵惡或謂偏見臣本愚
妄老而加耄當此醜詆者非臣面詆自古議禮之家
有同聚訟互相詰警至欲相斬者有之自是常事臣
何敢憚此而不盡底蘊又何敢撓忌衆謗而火朋怨
嫉之念乎至於繼統之重則當在　宗廟而不係於
文昭也故　恭靖文宗其於　宗廟壽享知禮至於
親盡而祧遷耳文昭實爲原廟之謬制固無輕重於
有無而無臣之本意未非欲　仁壽之不稍但以壞
撓者　位爲奉妄而欲於奮　位作陳而奉之也遑

承下教仍奉安迎恩未有不可云臣仍伏念增
請不可作隔未安壞撤不敢且今雖入祔慮於異日
或有經遷之患反覆百計未見穩稱不如
爲安且久而差勝也　迎恩雖曰別殿實與文昭
無異　祖先所在　主上親祭之地故妄以
爲當矣愚臣之欲守先憲羣議之欲其升祔要之意
不和悖也今者物議崩騰至於草野莫不賤發人君
所恃而爲國者人心而已人心洶洶如此無以寧靖
臣實懼焉乞依臣前請俯從衆情以安一國○按
此劄意公亦嘗以　仁廟之別祔爲恨　啓請增修
殿宇以爲入祔之計則言官以爲不可及考得建
立本意則只祭四親云故曰而入　啓而以增請作
隔壞撤俱以爲不可則別祔之外更無他道而當
時物議猶以別祔爲非謗言朋興攻公太意公不
以人之謗已爲戚只明其所以然之理火無相較之
色其用心之公和平無我之意有足見者矣若非天
理之公流行於彼我者固不與於此矣烏能當時之人
不能深究於立　廟之本意論議交騰草野紛紜者
豈非　仁廟乃吾東方盛德之君也人有沒世不忘
之思故不計　廟制之如何爭以不得入　祔爲恨

而論說之洶洶如此公反以人心之不靖爲憂以依前所啓亟從羣情爲請而且以人君爲國人心而已眷眷陳戒公則可謂得爲邦之本宰相之體矣 ○乞追贈趙光祖官錄用鄭夢周後 上從之又請金宏弼趙光祖從祀文廟不納劄略曰吾東方自羅及麗文章之士彬彬輩出然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生於絶學之後始慕聖賢之學盡棄舊習泥潛小學不求聲利專務爲己篤行十年一動一靜必蹈禮法存心持敬三十餘年真積力久道成德立身爲度而聲爲律不幸身遭亂世陷禍之際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施於世而其中所得益驗於此至於誨誘不倦使東方之士知有聖賢

之學實此人之功也光祖受業於宏弼之門踐履篤實知識超詣實東方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遺禍之後士氣摧傷之餘學問晦昧莫知趨向光祖復倡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至于今士知向方免於醉生夢死之域者實由光祖尋振道脉之功也以此言之非宏弼首倡道學之功則光祖無所師承者矣非光祖繼往開來之功則宏弼之學更無以傳於後者矣兩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典誠宜并行不可獨舉者也兩賢從祀國中已有定論而莫有敢　啓之者今此請配自公而始八方多

士繼是而起公實倡之公則可謂有衛道之功矣○
庚午三辭不　允詔　闕陳懇至于六七又不　允
附錄其辭劄略曰冒進不休扶搀百僚之上殊非具瞻之儀亦豈　朝廷養廉耻之道哉況臣貪戀　恩寵老病不退久妨賢路則才德抱負之臣何時登庸展經濟之手措太平之業乎自丁卯至于庚午辭退之章不啻百上前後　答辭愈出愈眷而公之乞退愈往愈切期以必遂者不但年逾致仕疾病侵尋公之本意實出於盛滿之不可履寵利之不可居每念知止之戒而人莫知之也○戛旱請減常供及浮費且雪丁未己酉之獄削李芑鄭彦憮官爵又曰宄獻倏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

四事言甚切至　上皆採用又請立正供都監以祛代納之弊亦蒙　允從姦濫之習自此息矣○是歲上之即位三年也上自三司下及臺布請伸二柳削僞勳乞已冤死諸人復官職放緣坐還籍物之公上之即位翌年戊辰之春公日與諸宰劻勷力爭九月率百官　廷請公之率百官　廷請也或三日而止或四五日而止歷數十日而又請人以不爲連　啓得請爲期爲言公日　廷請國之大事若也於無限日逐日率多官喧聚於闕庭非太平氣象一不可也宰國百執事日造　闕庭廢職事於無限日二不可也不避逐日喧聚之爲未安不避百執事之廢事於無限日之爲不當日聚　闕下而　啓之則又迫於逼迫必勝之嫌此三不可也百官之請與臺官之牽裾碎首異焉凡率百官之宰只使人主知宰國公論之如此而非強爭必勝之道也未得請之前有時會　啓以達宰國人心之如是公議

之未急可矣人主洞知人心公論之如此則終安有不從之理乎但人臣積其誠意而已○附錄其
請辭奔走勞瘁載於危亂之間勳業於艱難之際及其龍飛御極享受時平之後功存社稷銘勒鍾鼎名垂鴻名於竹帛分鉄券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今者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
仁廟之內禪天命已定人心帖然明廟以介弟之尊受
宗社莫大之後藉捏窠懼之言告發無形之事連起大獄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獻詆罔寵之計漸次姦謀滋甚殺人愈多爰以爲功掩取勳名不知有何勞效有何事業有何備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誅殺之初尚無指的之罪芑輩亦不敢爲功臣之計有順朋家臣朴貞元者設爲錄勳之策羣姦始從其計而其時自中竊議者猶以爲
宗社莫大之勳成於歲一口云如悉此人等心術本末如此則柳灌柳仁淑輩究在實迹從可知矣尹任則既與諸尹結爲深讐當仁廟大漸之際以無知武夫托睥睨之地誅爲自全之計固不可掩矣柳灌仁淑則或以
命大臣或以惟幄重臣各位已極年已衰老有何顧

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望自陷不測之禍乎當初既無可擾之罪只爲分遠近竊逐而已繼以巧加名目賜之以死厥後又曰金明亂告變始乃拿取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歎之言論以大逆叛逆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乃於身死之後第三節頓翻而加之反以爲功乎其名實構虛巧誣成獄之狀於此甚灼然矣當時加叛逆之名者只以李德之招又以諺簡之內通爲證然德慇則誘之以功臣引之以言端而謂爲吐實至於諺簡則豈有謀爲莫大之事而虛疎其事遺之於　關內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李芑與元衡同謀而爲之者而特畏其權橘不敢宣露耳構成虛無之事圖爲僞勳之迹實難掩於國人之耳目矣嘉人罪惡之著悉如所陳則伸討之舉不可斷已有前持疑審精爭爰敢創爲當時所無之事負　先王於在天氣　晃施於白日乎臣等區區　啓達而不知止者誠以人心不可遏公論不可抑期爲　宗社永固　國脉扶植之計耳○此　啓辭論乙巳姦兇羅織忠賢受誣之迹最詳而有關於考閱五日別上劄極論天命人心去就之幾國故錄之

定不請荀君子也雖或小人攻治拔而用之勿貳荀小人也雖有私意斥而去之勿疑如此則安有河北朝廷之難治也四曰破朋黨之私臣見今世之人或有身無過舉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高談大言結爲黨比則以爲高致遂成虛僞之風此乃殿下公聽並觀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爲國家難救之患矣公曾孫必行嘗著遺劄跋其言并私於其親實發劄意且悉當時事情實有關於後來考實故并錄于本劄之下跋曰余家藏 先祖忠正公東皐先生遺稿一帙每一莊誦至遺劄文未嘗不三復而嘆曰劄內四件言約而旨達古人章疏鮮有比者嘗讀中庸至九經章尊賢不惑之訓必語於曰吾 先子劄中四事無乃從尊賢不惑中推演而援證發明者耶何者古者未嘗別

有學問之名故凡言尊賢者豈徒尊之而已哉必欲尊賢取友以爲進學之本也然則欲進其學非尊賢而何此其尊賢爲學問事也學問則有格致之效尊賢則有不惑之實格致不惑元來一般事也是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四十而不惑不惑者本學問中做來底事以此益知學問格致之爲做此不惑之功也然則其曰帝王之務惟學爲大者正與九經所謂者彼此一義名異而實同者也宜其以爲大而發爲篇首陳也如是而以至於不惑之域則豈不爲辨小人之本也然則學爲四者之本猶修身爲九經之本也是故賢尊學進工夫既成則威儀之間不期謹而自有穆穆皇皇之各得其宜矣此則修身之事也學既修身至於不惑則君子小人之辨已在其中而所謂辨君子小人者乃破朋黨之本也君子小人既有其辨則朋黨之破更無可言者矣然則當時破朋黨之務其不在於不惑之功耶由是觀之公之所見論者與九經之義交互發明祖述於斯而公之憂世告君者至于易簀如是也夫行狀曰公之學問造詣高明而公未嘗以學自露於人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實可誣也此

果非學問之功造於高明則其爲言論之根於六經者何者是其親切著明也嗚呼我　先祖居家既有孝友之行其於人者則出而事君宜有過人者故臨終絕絕在於國而不在於家其所絕絕者亦有異於人之所憂者也其在平世則不須言矣至於處之於患難處之於危疑怡然若平居無事之時出入將相係安危於一身者二十餘年而無一瑕玷處之於小人之間而言行笑味有同冰炭而終不敢加之以橫逆此有猷所謂雖以安老流之毒亡復昌之兇探通源之猜能使之困心橫慮增益不能而終不能加害者也未知所操者何而能若是哉然此則方之古人不無其人至於臨終四件陳戒皆當時言言切中而其中破朋黨之論則尤有別於人之所見者故余復敬而嘆曰至矣哉　先公之所論也何其能知人之所不能知能發人之所難發言因微識者見影察形言之於十餘年之前發之於十餘年之後知日見其事而驗之於身者有若明鑑之縞物著龜之先見其禍之流毒迄至今愈往愈甚與　公所言終爲國家弊政之患者知合符契此則古之所謂名賢達士經綸一世者之所不能而能之胷中所見豈非有

大過人者耶以此言之則公不但爲吾東相業之首考之簡冊邈之千載一人而已然當其時也有等一種論議潛滋隱伏於人所不知之地挾感懷猜已非一日矣植黨招權陰釀此禍者驚心墮膽於心迹之敗露忠言讒發抵掌而起反說交攻指以爲小人欲害君子做此朋黨無形之說也乘時傾陷欲伸私憤營思百般搆誣巧詆無所不至嗟夫此蓋深根公之所論者發其隱情故也大凡忌人名位之出於己者而陷人濟已欲掩其心迹托之於近似眩亂黑白酬怨酬恩者古今之一轍也當時忌公者豈淺鮮哉然欲掩其迹而卒不可掩則果何益哉思之至今足哂不足怒也嗚呼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劉之謂歟是故公知遇四朝勳業一代而既有此所見則又豈無救此之施措哉公年已老不但謝事家居此等論議陰行於一時有掣肘於其間者故所見所蘊猶有不盡展於世者古今天下安有終無遺恨之日乎惜哉嗚呼余雖後生嘗聞長者之論矣汙豈至於阿其所生以忝祖德哉茲非余一人之言實國人之所共言者謹跋如右寔逝日也一言之後不復加點乃

謂曰夢詞中惜往日諸篇古人謂臨絶之辭顛倒踈鹵文雖如此亦何妨乎餘無一言及私屏退婦人命遷正寢東首乃卒是七月七日也享年七十四公嘗製深衣幅巾遇閑輒服自庚午退後居常服于靜室至是襲之治命也訃入 教曰啓辭省警言其復有所言乎承旨往問疾焉至則已無及矣計聞 上震悼命賜褒榮需三日輟朝遣近臣弔祭官庀喪事如例其年九月十九日葬于楊根郡治西高要洞〇公資稟旣高學問有方處心正直寬平行已光潔峻整好善誠而明惡惡嚴而恕少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

就從兄灘叟先生遊慶學焉與聞趙靜菴性理餘論學有淵源遂有所造日用動靜恒加存省致力於不欺之域而措心於誠一之地平生行事不離於持敬之方操履之篤老而益加惰慢之容不設於身鄙背之言不出於口事母至孝居喪盡禮遇宗族極其恩愛處鄉黨盡於敬遜爲人也忠交友以信居官勤謹履事嚴公守儉約絶玩好惟以讀書爲樂晚而愈篤至于臨年亦不少倦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錄心經等書常置案上循環思索經書則易春秋禮記尤好常讀曰春秋爲書雖刀筆吏爲人臣子者不

可不學也人有取才於吏者則必勸學焉聖賢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書之貼諸壁而觀之敬直義方終身者功倦則隸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不可使四肢安逸也學造高明用適時宜博極羣書以廣識趣素喜古文尤好左氏兩漢而韓子以後之文卑弱不取且曰文章直知工匠事耳制爰作甚罕平生不事吟詠非應　制挽歌則絕不爲之而應　制之居首居多至於疏劄常不起草口號成章家間絕無遺稿常曰文者天地自然之文豈若詞人操筆腐毫爲乎以此平生所著皆不得聚今有爲者

千遺稿亦從他人傳寫中出故或多舛誤至若篆籀
則倉筆成文奧若不思渾浩疏通非雕篆者所及至
於訓誨子弟專務讀書亦不以製作爲務書畫音律
無不曉暢恐其易流於喪志不以著意惟致羔朝服
如冠服飲食皆慕　華制常懷王裒之慟又以榮養
不及所恃對伯氏嗚咽不自勝遇忌日舉哀初度不
忍置酒聽樂友愛天出聯裾共處怡怡然未嘗一日
相離講廟道義論說古今必至夜分終始無倦意環
堵僅容膝而樂於連牆終不移居及遭兄喪服衰朝
夕哭必盡哀竟至失明自是士夫之間始服期功蓋

觀感而然也我國士大夫之家雖用文公家禮而三年喪之外期功以下之喪則只服素於朝家給假之日而皆不服喪公遭伯父之喪情禮所在謂爲當行服喪期年而除之士大夫有見於此而乃悟應行之禮故自此五服之禮始備至今遵行於世○國俗於常時着笠子之外更無他着矣公見弟慕華制貿於中原喜着忠正瀋溪等冠人皆效之其俗至今盛行○伯公僅立祠堂未完公乃營葺始就祭則自爲具以助嗣孫常時關節不行至於凡人有喪不憚囑托救之必力分其俸布賙給親族不受州郡饋遺不問家事調度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庭戶蕭然有同寒素平生所居之第閒不蔣卅基不至數十丈之袤此亦公之未釋褐相山讀書時夫人金氏紡績所營立而公之所不知也

公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不增一椽及卒家無纖石之貯門庭不受私謁自少至老有雀羅之喻公退每與伯公相對尹斗壽兄弟有門分俱有少年才名早登科甲一進受謁再進不見三進使子弟傳言曰新進之人不可數來宰相門庭致損名節二人懼而退及錄弘文公自薦錄二公到老言公愛人之誠云公子登第以文學器量聞而名登弘文本館之錄公曰微兒儘不合此選除去不與人服其舉凡紛華名勢避之若免人不敢干以私忠厚坦夷雖遭橫逆亦無怨尤陳後昌李無疆百計陷公猶曰豈獨其心能害

人哉吾輩亦有以致之且未必非關數耳及按察北邊見其謫居困苦之狀存問致饋矜憐自不能已云身無玷疵持論必公雖以安老沉之毒芑復昌之兇操通派之猜能使之困心橫慮增益不能而終不敢加害也○每與人主言必引古誼敷陳善道謇謇獻替匡益弘多視師南邊甲胄有勞論事平允寬而有容而風度所及莫不敬畏章疏所論最在疾惡故終不免於陰祠之害而亦不能害於公也及登台首每事必問於左右左右相也公無獨斷者而至當大事公常自決焉正色立朝開誠布公文武隨用謀行功從鎮

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爲一國安危者數十年每朝班百僚望其儀表莫不起敬蓋公之學問有素造詣高明而公未嘗以學自露於人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安可誣也○顧以東方士禍數起每恩調劑人或不知反有情外之謗公常歌歌曰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憂深慮遠厥心靡不嚮　王室益可想已公之德行功業論者方之韓范而其學力之充處講之道殆有過者而爲　國朝相業之第一也

○自少負重名太爲鄭文翼金慕齋諸人所敬重尹公溉曰惟某可托大事退溪李公滉言於　上曰李

某柱石之臣國之所倚爲輕重也詳見退溪本集及東閣雜記李珥石潭日記亦載此事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等語并退溪先生而顯加詆斥以此見之則珥之所以不悅公者不待公遺劄破朋黨之說而其挾憾蔵怒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可知矣○公與南冥先生少相善嘗與栢山讀書公蔵與南冥曰君之所性可能守道枯死巖穴是則吾可爲矣吾爲國之元老遏君澤民安社爲悅則君未必知吾矣南冥蔵相答而甚相喜亦以其言爲知己之友厥後人謂公能自知又能知人其後 上有教曰臨終獻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底和平之意也公遺劄所陳破朋黨之說自 上亦初不甚然及至朋黨禍起果如公言然後 上方知公先見故有此下 教云爾 是知四老可謂知人而公亦不可不謂之被遏道○時沈義謙席世龔之權憑藉 東朝欲擅 國政與交士夫所

謂一時名宦者靡然從附雖如負累之人賤末之輩亦曰附麗而濯磨之以助其勢弊不可測將爲　國家難救之禍公嘗察之熟而憂之深故至形於遺劄扶憾旣非一朝一夕而又惡中其情狀纔及屬纊怒掌爭抵謂爲做出朋黨無形之說眩惑　君聽小人例以君子爲黨三司交攻無所不至至於專疏巧誣欲伸私憤者亦或有之此則老沆芒昌樑源之所未能而能之孰使而然歟幸賴　聖明照燭皆不得售其計　國論終底于定此則天道之昭昭者耶後過十年朋黨禍起爲　國大蠹果不得自掩於幽隱欲

凡有酒食分饋給繹輕財好施無倦習聞小學說以
勗子婦紡績長在手中斂其餘自預製裘衲篤神精不
少衰己卯九月十三日屬纊生三男一女長禮悅部
守次善悅早夭次德悅文科京畿都事女適司評李
沃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公墓南鳴岾里乾向原窆
焉翌年庚辰春遷公柩同兆焉

右 曾祖考諡忠正公領議政號東皐先生府
君行狀故相國鰲齋先生討論講定者也嗚呼
我 曾祖稟質既高學力兼至居家而孝友睦
婣立 朝而忠讜盡瘁歷事 中仁明宣四朝

文恩德望發爲大用受　顧命之託受　社稷
之危大節殊勳爲吾東相業之首至於妥遺之
烈特其餘事爾鰲齋雖一代大儒只綴其梗槩
而已何能十挂其一於不多文字間乎事迹終
始足徵於一部信史而　宣廟中年遭壬辰兵
燹史官　實錄蕩失無餘　先公閒世赫業將
不得盡傳而爲後代參式此不但爲吾後嗣之
私恨深痛亦豈非東方後賢之遺欠者耶　公
之辭世壽七十年矣舊賢士多老死新學後生
不逮耳目何由盡得其實迹之詳乎良可於悒

然遺風餘韻猶有相聞袭於古人之相傳諸家子集之可考者故深巷窮閭之中豈無好古傳聞之士乎此錄之所應各有一二所聞偉行高義之表表可傳於後者矣看此錄者各以其所聞之實者輯記于末以廣後人之景仰於 公者無以袭 國家得人之美則庶幾少補於史錄之蕩没者矣豈不幸甚嗚呼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袭魯之多君子也前賢若無後賢何以傳其袭於後後賢若無前賢於何考德取法是故孔子以文獻無徵為杞宋之恨此

不省所以今日之有徵深有望於尚賢之君子
者也崇禎丙子二月下澣曾孫必行百拜謹跋

一追錄　公之疏劄大略若干條于狀中本欵之下
以爲開卷便覽云

謹按朱文公行狀紀其奏疏之文無不詳備人
謂其太繁黃氏幹曰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
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信斯言也言出於心則言
者乃心之遠也其心之所存者廉謹則其爲言
行亦爲廉謹其心之所存者正大則其爲言行
亦爲正大此理勢之固然也豈其立言紀述之慕

其繁也今　公之疏劄所言論者實出於見識之明操履之篤以中心之正大廉介者發以爲言論皆可以關世教振士風爲後人師範則固不可以繁略之也審矣然不敢以遺文所存者遽列於前人所著之間而勉齋遺法亦僅行狀家不可廢若故抽出遺稿中疏劄若干大略名以附錄而分註于狀中所載本款之下以備觀

公者之有得於　公之處心行事之萬一斯亦謹之至也觀者詳之○篇內所著言行語未語頭及事之發其更端也皆以圈點標之者亦

出於文公行狀中紀事著見明白之遺法也今
此編次也謹取法焉

領議政　贈諡忠正東皐先生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舒齋盧先生守慎撰

四朝元老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李公墓在楊
根治西鳴岾里乾向原萬曆九年辛巳三月左議政
尤山盧守愼刻碑其東南曰公諱浚慶字原吉號東
皐廣州人弘文館副修撰　贈領議政諱守貞之子
判中樞府事廣陽君諱世佐之孫刑曹判書佐翼切

臣廣城君文景公諱克基之曾孫右議政忠僖公諱仁孫之玄孫其始麗代聞人有諱集以學問志節鳴于世寘牧圃陶三隱友推第判典校寺觸辛旽負父辻岾表久而歸號遁村生諱之亶刑曹右參議寶文閣直提學有氷蘗聲李氏遂大顯忠僖五子俱以文進至大官冠冕奕世極于廣陽修撰之世甲子政荒圖門遇禍公方六歲亦竄于外五德丙寅 中廟改玉始還京大夫人申氏平山著姓高麗太師嘉謨後也父尚瑞院判官諱承演見公大奇之囑曰阿童器局不常終當遠到大夫人毋道尊教勑謹備孝經大

學皆其口授常曰寡婦之子人不與交必十倍勤勵
無墜舊服公能敬承自治甚嚴學務爲已不事場屋
年十七八行成德立動求矩矱嘉靖壬午上庠德
望才學已爲多士推與伯公事大夫人能承順就養
有不安節躬湯藥嘗進甲申春執喪毀瘠幾不勝辛
卯登科屬槐院補史官壬辰入玉堂時生員李宗翼
上疏論金安直且斥時事執政怒請鞫　上召對二
品三司議具曰當死公以小官末進獨曰以言獲罪
非義事金安老許沆等深惡罷之癸巳再爲注書復
序著作博士陞副修撰與具壽聃赴夜對啓言罪安

處議時無情被謫者多釋之以應天變時正擴已卯人謂公爲灘叟先生從弟摘成罪乃罷安老蓋嚬橘將大公杜門不出大肆力於學蓋有進趣五載丁酉三府誅乃敘歷民部天曹文學兩書掌令校理重器僉正應教歸德　中庙以儲學旨進博士倉屬知公善於勸講久不遷別有殊遇辛丑陞直提學未幾趙副劄論小人言多忤遷永言癸卯庭試首選進階尋自右尹除參酒終始一暮講教不懈見時習序躁曰士當讀書修身學宮豈議時事之地耶每與鎮靜士多尊信不變當　仁廟初公言於人曰宜早封太弟

以定人心公其有先見乎如公言禍不旋於乙巳矣時予元老有交亂意識者憂之一日諸宰會朝堂議其誅公引漢薄昭以明之事得寢乙巳李芑林百齡忌公出爲西伯禮法爲治清簡嚴正黜陟公明一路長服時大水民饑自奉益薄荒政得理民賴以蘇及還歌謠之戊申陞秩判戎曹歷相兩京予凡三載間置樞府者五庚戌五月請報恩縣益芑陳筏昌交搆而逐之也朝野驚惋辛亥遷赦其冬叙知樞揔壬子判梟司卯酉剖析圄圄爲之空時北鄙帥欲設鎮越境邊胡怨怒朝廷憂之爲公巡邊審視則曰幾誤事

矣行拊撫宣威德諭國家旨意邊心乃安還長御史凡四秉風憲不尚矯激冬　上命選廉謹賜宴闕庭公當首與獨移疾不赴蓋懼與其選避美名也癸丑復入南省甲寅改太宰用人也公恨銓柄謝疾退乙卯判水部改秋臺五月倭寇湖南屠城戍帥報至京師大震分遣左右防禦推公爲都巡察使輒調發簡閱指授部署時狂昇平民不知兵先自駭散初無虛勦功公上章自貶不得已進其兄全州府尹公爲督自是諸將用命戰比有功致捷於靈巖城寇乃敗遁南民真居　上勞將士錫公表裡盡分與將佐軍中

嘗夜宴至帳下公宰聽不動良久乃定奏移起部擢
右贊成記南征也特兼西曹公三掌兵柄終始一意
甄拔訓鍊必公必律軍政克舉將得其人酢輔養官
曰臣少溫潤之容乏黨陶之術決不可貶侍元良誘
掖成就　上以當如輔　仁宗批不許戊午陞左轄
卜爲右議政朝野想風采士曰時哉相李某係望如
此庚申陞左加　世子傳甲子有稱內使矯旨者諫
官言剛亞大臣被欺不悟請罷止遠乙丑秋尹元衡
有罪免進公上相特給扶上嚴譴之屢悉多有格言
疏論元衡罪繼率百官而請免元衡　上勇也免

其死重公言請罷元衡弊政及新之無名之科並僧宗昭格等事上皆從之僧道之能靜奄等不能得而得之人多偉之民受其賜九月 上不豫儲嗣未定中外危懼公嚴勅諸衛士晝祝遶宮遍禱 廟社山川 上疾寖危大臣入卧內公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虛 聖慮及此否後復表出大學行義建儲之說因便殿引見上之可見大臣慮後意也丙寅因災求言上封事凡累千百言極論君德士習國本上甚嘉歎丁卯辭避得請玉堂上劄國家老成不可許丐命復視事懇辭不允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名卉公　御床上執公手泣公亦泣請　中殿安大計迎上宅恤以之而　宗社晏如也若國本之預定者然其間豈無危疑難處之事公喬紳鬱勿不動聲色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人信著龜國倚泰山非素望之服人者何及於斯自古禍釁多從此起而無之者誰使而然歟人比韓魏公之事業而魏公定之於有嗣之國公定之於無嗣之君殆難矣夫時俾輦爰以功言者公曰策自內定臣下何與命焚其錄斯亦往牒所未覩者時隆慶登極詔使許太史國魏時亮入境聞訃而惧國無嗣至問相臣何如人及至京禮

並言南旦新君未受命事多掣肘公參酌力辦多得其可太史言禮公甚敬言稱相公其去也下轎揖前還朝必問妥否　國朝宗系受誣二百年而未改公能辨之得太史諾及還行奏額許改之詔本公取信華人之致　上之初即位也公登對進說曰今新服厥命宜戒逸欲受直言講學務致用功誠正以至循理應務其要在於親儒臣務切磋先正本源而已繼之以奉身求退之慇見他大臣禁所學如許而庚午張本亦可尚爾　上動容敬憚其秋特旨召還乙巳第十餘人以裨新政參酌數十狀不允庚辰又召

釋乙丁人後官爵放緣坐還籍物請雪干已無前李
芑鄭彥憲官自三司即舍下及臺布咸請使二柳創
僞勳蓋倚公為重也公日與諸宰剋章力論至辜百
官且五日而別上劄陳大義閱歲乃得請其春又辭
以年至乞致仕命　賜几杖辭甚力不獲迎　恩之
日略設盃盤只延耆舊禮接　使命而罷此亦國朝未
有事也時　仁宗祔文昭之議起公嘗以別祔為非
請增搆寢殿及考立廟本義不得已啓之於是物議
崩騰斥公甚公又上劄明其所以然終不勝以沮
羣情而其義自見乞追贈趙光祖官錄用鄭夢周後

從之又請金宏弼趙光祖文廟不納二賢從祀之請蓋自公始非自家篤信不能公則可謂有功於斯文也夏旱請減常供及浮費又因灾條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四事又立正供都監社倉納之竝皆從之已巳冬又辭彌明年春夏不已或上章或詣闕疏啓狀劄百上露誠有六丁亥挽之去　上亦知其意遂從之乃庚午秋也公自丁卯已有必退計不欲變至是辭益力前後答辭愈出愈懇公之退意亦愈往愈切以得請爲期者蓋爲不欲居成之意而惟知者知之解職家居杜謝賓客以簡編自娛先三

庚壬申夏疾劇召醫語子曰天祿終豈可服藥吾
生第欲貢一言其章之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爲大二
曰待下有威儀三曰辨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之私
一言之後不復加點曰古人云臨絶之辭誠亦何
妨乎餘不及家事屏婦人遺正寢東首而逝實七夕
也嘗制衰深衣還閩而服至是襲之治命也訃入 赦
曰啓辭當省整其後有所言乎永言往問之至則已
無及矣計聞 上震悼命賜喪祭需較三日朝遣近
侍吊祭官庀喪事九月十九日葬公貧稟氏高堂閒
有方處心正直寬平行已光潔峻整好善而明惡

惡嚴而怒少從吉貢公孝獻受小學比長能從兄先生學得聞趙普善篤論遂有淵源日用動靜恒加存省誠明純一粹然於內情慢鄙背不形于外事母至孝居喪盡禮恩愛宗族敬遜鄉黨為人忠恕交友以信居官勤謹在事嚴公守儉約絕玩好惟以讀書為樂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常置几案將聖賢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觀之敬直義方終身著刃倦則隸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不可使四肢安逸也學造高明用適時宜博極群書以廣識趣素喜古文尤愛左氏兩漢韓子以

後之文章豪不取且曰文章直工匠事耳平生不事
吟咏及纂輯書筆成文涣若不思渾浩流通非雕蟲
者所及教子弟先考悌勸人學春秋書畫音律無不
號暢恐其易流不以著意惟致敭朝服如冠服飲食
皆慕華制常以廢參我失參養爲痛對伯父臨門不
自勝忌日舉哀初度未嘗置酒聽樂友愛天出聯裾
共被怡怡然無須臾離諸廟道義論說古今必至夜
分終無倦意所居配面築垣不忍移及遭其喪
服衰朝夕哭至若喪明相堂未完盡心營葺祭則自
爲具以助嗣孫凡人有喪竭力救之倖布賻急無餘

昔平生不受人物最讀書不問家事讀友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凡紛華名勢遠之若浼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蕭然有周黔婁之出入脊相二十餘年及卒無麗石銘墓屢無諡哀議論無偏詖忠厚坦夷雖道橫逆亦無尤怨雖以安老流之毒芑復昌之兇樑通源之猜能使國慈終不敢有以加害每與人主言引古誼陳善道臣益弘多受顧命而功在 宗祐熙廣務而澤及斯民身朝揮班百僚起敬五色立朝關誠有公文武隨用講行功從鎮人心培元氣以一身為一國安危真所謂社稷之臣為我 朝相業之首此皆推明所

學以濟大業而亦未嘗以寧自露故人莫之知而以措諸事業者觀之則安可誣也顧以東方士禍數起有意於調劑人或有情外之謗乃歎曰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厥心靡不嚮王室益可想已　明庙末有一宰相貪縱無忌公常賤之繼嗣之際亦有不謹語公嘗折之以此啣之厥後世襲之權有籍　東朝籠絡之勢附麗之風將擅朝柄變士習公常憂之故形諸遺劄謂爲難救之患格人元龜先知吉凶有如是耶積猜之餘陰伺之計已非朝夕至於朋黨一說偏有所觸惡綫及屬纊宿怨橫該舉朝從靡反說交攻至

加將死言惡之醜詆此所謂所不能者人也耶公幾不免而免者聖明在上也公自少負重名大爲鄭文翼金慕齋諸公所重尹公汝洙曰惟某可托大事李公景浩言於 上曰李某柱石之臣後 上有教曰臨終獻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底和平之意是知四老可謂知人而公亦不可不謂之被遇也又自號南堂或稱紅蓮居士晚年收畜書籍帶藏滿架讀書之樂老而彌篤自云蒙天之佑眼光霽汗青後展蓋知所未知以娛殘年幸矣夫人金氏安東府豐山望胄五世祖諱安昌仕高麗參三

司左尹曾祖諱從石早世祖諱徽孫郡守考參判諱
楊震外祖從仕郎妣許諱瑞弘治庚申生性慈仁端
淑婉嬿聽教參判公鍾愛之選所宜歸大夫人一見
而悅之亟稱曰吾婦吾婦敬夫子無違禮遇甚腆恩
御婢僕若臨祀事必經躬執辛勤調度僅成小宇其
在關西無少私取公之清德蓋與有賢焉事公之姑
如母公起外翁妾子賤隸中以奉祀夫人體之盡意
資辦婚娶立家家言寡族弟周給待親黨內外無間
尤有酒食分饋絡繹輕財好施無倦習聞小學說以
勗子婦紡績長在手中斂具皆預制病篤神精不少

奕已卯九月十三日屬纊有四子長禮悅廣興倉守
要其使張彥邦女無嗣以堂姪士修後次善悅早夭
次德悅文科京畿都事娶縣監許堝女俱有側出兄
弟銜訓事嗣朝夕不忘次適掌隷院司評李沃生一
男曰廷直生子幼十一月十七日即公高要洞墓東
近先塋地窆翌年春遷公柩同兆銘曰皇眷震邦二
鳳降兮金詖擬擬爾儀厖兮乃徽以降公爲配兮載
離內訌諠于唐兮踽步竿橦擢短撞兮綏帶油幢金
椎控兮荐撤籩楛兌可懷兮龍文旣扛扶天杠兮斬
拔枿檮辨驪駵兮帛裹于逢名塞瀧兮嗜義如饘德

日矼兮鬻然滿腔洞八窓兮彼昏悾悾謂我龍兮不和乃左肩與鍼兮鴟嘴鸞羊力優攻兮是挈麗矼測海江兮中流失艤夜無矼兮楊山嶢嶢水淙淙兮新封若龐劒會雙兮有后次矼屹其從兮我聞遺愛詔後慕兮

宗廟配享時教書　知製教崔晛製　進

王若曰惟　宗廟所以事先也方修塗　祔之儀有大德其從與享之典舉報功之典肆惟先正碩輔允協惇宗彌文惟卿直方閎深敦大博厚學有真積早聞光祖緒餘事無作爲皆從誠意工工字近上字無乃誤書耶曲

以命世之遠器際休明之盛時荷殊知於　靖陵菁
莪首善之地輔聖德於　仁祖熏陶勸講之慈逮
明廟中季茂著經天之業承王几末　命益勤捧日
之忱辨韓公范公之事切贊成王康王之授受泰山
喬嶽不見運動功利及物者多格人元龜先知言由
國家所恃以重德量起敬於華使賴雪　璿系之誣
杜石係望於蒼生倚此棟隆之福未退每戒於盛屢
好學益篤於晩齡德望蓋世者二十年臨終憂國而
進一劄至今士望所服先見之明當時論者何心追
言則愧我　皇考聽焉有教　恩不啻於始終予小

予恨不同時禮無聞於存殁追申考翼之感秩貳符
廷議之僉同玆當　吉祭之辰俾躋從祀之列配
清廟之陟降愛其所親享明靈以牲牢肅焉如在於
戚同心同德既眷及於遹勤作福作灾尚永賴於佑
啓功在　宗祐敢關褒崇可從享　宣宗大王廟庭
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咸鏡道巡邊使時教書　退溪李先生製　進

王若曰予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國所
以壯捍衛之規廟筭宜定於平時邊事蓋難於踰歲
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平而關北一道實爲

氈裘之鄉迫近豺狼之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之所經營可謂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之豬突疆圉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將士解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浚域或慮危道而輕動合防釁堡僉謂長策之可行莫定是非有難施設則所以按一方之形便建萬世之偉績者寧可以少級乎予小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深居九重明不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材惟卿學兼天人資兼文武沈機先物有數萬甲兵於范膏雄略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　先朝寵

擢以遺後在冲人中昧而晚知夷考歷叙蔚有風績
可以鎮頹俗屹乎若砥柱中流之功可以壓醜戎隠
然知虎豹在山之勢寔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屏
翰之優爲肆予煩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巡邊
使乃若慶鎮緊我依畿之基亟遣圯耿之患吾民之
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窺亩越寄
於伊蔑巨鳥始計木柵之姑試邊報石城之租完視
民利雖若撼京攘邊釁恐如山嶽又如白山胡則恣
行漁獵黃洞城則久廢榛荒盡併夫南老寶化兩堡
之孤懸復建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

計畫累與廷臣面商熏然而與其慮之大於耳聞孰若身歷而目驗後有鋒鏑竊發搶掠我邊氓厥罪難容可否窮討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利害以乘除既不可即罷以入林又不應膠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永期息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略階通政仍卿專制罪大辟始予稟裁於戲往盡乃心無替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略不但嘉克國之將謀自西川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於相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先生我東儒宗大賢知足以知人學足以下真其代言綸綍之際非如文人務爲潤色徒尚詞藻也

審矣今考此教書一篇則一字一句皆當時實事
少無虛張之語即文可見矣其惟卿首句有曰寧
寃天人云則公之學問工夫能造於天人之際而
公未嘗自露於人故人則不言世則不知而惟先
生獨能知之而言之於 君上代言之書言約而
質且無數隙之意人遇知已爲貴固不病於俗人
之不
知也

退溪先生答公書已未

滉謹齋沐再拜言頃者安奇察訪來見傳致鈞翰惶
悚伏讀因竊承審燮理多暇神相台躔起居萬福無
任慶抃滉去年入都嘗一趨門下不獲趍謁厥後病
日深劇當職不供蒙 恩未謝種種窘蹙不可名狀
遠至今春又發浮腫欲及未死之前得反田里因事

臣下竟未遂掃門之役中間柳判書以鈞帖轉惠慰病之資徒積徃戴未申謝其昧慢頑率得罪於門下極矣今乃降損德威遠辱手札深存謙挹掖勵踰越益仰盛德待物之洪誠非小人之腹所能窺測也抑嘗聞之古云明主愛一嬪一笑不獨明主宜然宰相尤當存此戒也故其於一時人物一字之許榮於華袞一言之斧嚴於斧鉞若不擇其人之當否而苟加之許斧豈爲愛嬪笑之道哉且混之至愚極陋疇昔固已無遺形於鑑裁之下一朝猥加惠許非但一二字而已其何以激一世之人才而使之振德於陶

疑之內乎混所以震惕自失而無所容也混去年蹭蹬既難追補今夏又大病幾不免死其不能奔走供職天日照臨萬目共見而人言猶或不以爲然混身在譏謗之中積有年紀每竊歎念自古未有憂病如混之甚而當此處名難處之地者不幸而今有之若非鈞衡之位素憫其如此而置力於其間則將何以善其後而不爲　清朝之羞哉古之士非不知台鼎之嚴禮絕百僚然而或奏記論事或抗書陳情者多矣故敢援例披訴今混正所恐憫者樞府之職尚未鐫免稽遲在外不遑寧處然而不敢爲陳乞辭免慮

恐無益而或有傷處也伏惟大相公閣下特垂矜察或因其機而方便措救俾得解櫃府作前衙而分死囚則其於事一物不得其所之盛業豈不佼乎蓋高爵厚祿既非病發所堪而身既在外又何可仍冒朝衙此理確然而不可違明知如此而不得遂願斯乃死而不瞑之憾而亦大人君子之所宜軫惻也往年僧易死罪死罪兩色紙六幅謹具承諭第混於此技不知操筆之初不過與鄉里後生相習爲戲不意遂至叨誤鈞聽此亦混不善謀身之一事既以至此又不敢自地回納其六幅外多有一幅誤寫不用所

爲得六幅闕誤亦非一二病心昏錯不得比數於人
人此一事可知伏增汗悉伏惟鈞照玉此寒沍竊祝
益慈明德以福斯民惶恐不宣

今考先生此書則先生之敬重於公者至矣非他居相位者比先生與公年非懸少位亦一二品之間面今以此書見之則有若尊不敢自當敬有甚於嚴師者亦可想其敬重於道德之尊不但爲人爵之崇而已也

李參判 廷馨 東閣雜記

李文純公滉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則大槩俱是陳戒之辭 上又曰卿於朝臣無可爲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慎六卿無邪慝之人至

於首相李綱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出於此人也（亦見退溪集）

柳西厓丁卯記事

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數日 聖候微不豫至是邊危急大臣李浚慶流通源請對引入寢內 上在床上已不能語李公大聲呼曰臣某入來願聞後事 上不對但微聞呻吟聲而已其弟呼不已時寢內設帷帳 王妃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向帳內俯伏口承 命而退蓋 上於乙丑

秋昌陽大臣請後事　懿聖王后已下內旨於大臣已而　上哀憨其教封還於內外人無知者故至是更命之既而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陽元注書黃大受至前泣謂曰速往社稷洞本宮奉兩貞氏來陽元起出大受素有膽氣趨至前曰此大事也豈可以言語往傳雖一二字願得　上旨而去大臣皆唯曰然指承傳色啓之如大受言於是自內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以出遂付陽元以送時　上與兄河原君河陵君居私親河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內旨司僕寺內奉進輦將詣

六受又曰宮內有兄弟數人當集議請視疾後者逕
遂進堂下密視環拜而行入自光化門步自勤政樓
東廊入喪次是日曉余在城東家距闕頗遠聞變急
赴至景福宮光化門外門洞開內無一人直入至勤
政樓百官及下人皆聚庭中喧鬨雜亂無禁止者蓋
舍卒之際人人失措禁衛警守之具當信宿於他日
而其疏闊如此然李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之每哭
臨自西廡廳錄事兩人扶掖而出白鬚紅顏容貌絕
異於人百寮望見莫不傾想以爲此人在國事必有
所賴雖處事或疎而人不以爲非幸天使許翰林國

到嘉山館聞長深以國事爲憂民而問譯官洪純彦曰汝國首相何人對曰李某曰其人如何曰素有重望爲國人所信許公喜曰如此汝國無憂矣到京還歸之日百官班送於慕華館前許公到李相前特下轎揖之而去其後無見本國人問安否者遂稱好宰相好宰相云

右記一篇西厓先生柳相國記丁卯年　明宣授受之事其意甚美其事甚重不可不謹而記或舛誤事多矣實有幸於一國之信傳人者怪之未知其故不省其亦乃採國人之共言者遂爲之辨曰吾

等之生後於丁卯者二十餘年矣丁卯之事雖不得及見而猶得預聞於當時耆德舊人賢士大夫之言足爲後世之徵者或身預於當時舉措或目覩於當時事爲者之言又見他記而參考公之行狀則悉與言者記者符無一毫之爽以是知行狀紀實之言傳信之標也且古人云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當時搢紳間則雖或有低昂之言閭巷小民胥吏隷徒愚夫愚婦之愚則必不可欺而至於丁卯之事萬口一談至于今莫不誦祝言之曰當時　宗社之安非我公莫能爲也者又

如行狀所記則鰥齋先生之記吾　祖行述者與
當時耆德舊人賢士大夫親自目見者之談論暨
閭巷小民胥吏隷徒愚夫愚婦所共誦祝公其無
私者及與他書實相符合則鰥齋先生文足以記
實傳後獻足以徵諸後來真可謂一代偉人後學
宗師者也今見此記則當　明廟昇遐　宣廟入
承之時公雖在於城東距　闕既遠且不得預於
執事之列故夜半所爲之事及曉始乃聞知則當
時擧措實迹其不得與之目見又不得與之親預
也審矣然則今此所記必皆出於公之所謂當時

喧雜者之所傳也何者公雖當時士類既不得親覩其事而所記者出乎所聞則其爲記也豈皆無疑姑就其大者而言之不但擾行狀而可考也當明廟大漸之際公先承召命入　內寢定大計以安　宗社之說孰不言之孰不聞之非但此也當時可擾之實莫有過於公之自製　御挽而其詩曰半夜催宣　召蒼皇　寢殿外　龍顏猶及奉玉几竟難凭云云則其時之入內承召也非請對也擾此可驗固非他人所可斟酌而左右也明矣然則記中首陳李某沈某請對引入之說已判然

歸虛矣頭辭旣歸無實則中未可三矣謹按行狀
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　仝公自　上疾漸常
宿于都堂冠帶明燭以俟及承　仝命顚倒入
閤則　上命公升　御床執公手流涕公亦泣曰
儲嗣未定　上俟如此請遠定大計　上已不能
言舉手扣向內屛風而已公知　上意稟于　內
殿曰事急不暇書　啓直以語請于　中殿曰
上俟至此已無可望後事有預定處而自　內殿
必有與聞者故今　主上以手指內爲　啓則
中殿在屛內亦親自傳敎曰乙丑年大漸之日定

於德與君第某子矣公即復請于　中殿命台他大臣及三司長官與聞此　教云而使文官特書德與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親自跪奉擎于　王几前曰曰　上旨稟于　內殿則　內殿之教如此故敢　稟云云則　上含淚而頷之更無下　教曰而昇遐公即令侍衛諸臣備世子儀物迎今　上于潛邸宅鄭翌望　宗社以之而晏如也其時實錄如是而已沈某請對者蓋出於傳聞之誤而十二字之　教請承傳自內書出之說尤又不真矣沈某當時以侍藥提調曰還　命

在家最後於諸大臣之來其時入侍御醫楊櫃書到老猶言也且黃注書一二字願得之說亦甚孟浪謹按我　國朝章大小臣僚凡有對策注承旨必不落後則黃注書之入侍必在於公之入對之初矣入對之時已有史大策迎入之舉矣當其時也大臣如不覺悟而大受果有膽氣則何不於此時願得一二字而慶會既出之後始有其請乎此又理之不近者也當初使史官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也大受以注書書第三子之三字備書書參三用參字常時不常用之字體

而大受能致察於倉卒之際人皆賢之以此大受遂有名於朝此則不但外人皆言大受子孫亦皆傳說詩爲美譚凡有耳目孰不聞知果如此記而十二字之教請承傳自內書出則大受雖有膽氣何得以書其三字之參而得名於當時傳說於至今乎其不可詳也章章矣又記曰內集進鞏將出大受又曰宮內有兄弟數人當俟簾諦視然後奉迎遂進鞏下審視環拜而行今教行祇當初迎爲入承也今　上天顏外臣無睹識之人惟內宮中有知之者而公以爲大事不可先告於寺人之口

上令方持私服兄弟俱在於德興第公言于都承旨李陽元曰外衛諸臣不意往衛則其家不知爲某事矣承旨先入內宣言曰有傳　教事變者皆下庭以次俯伏聽傳　教云則喪者各以次俯伏然後就素第三伏可也承旨馳往一依公言奉行之使莫大之事終無違誤顚倒之患其爲周悉思備意外者若此其詳云云則記所謂舉簾諦視然後奉迎之說亦甚不得其實狀者矣當時　主上以幼年　王孫持服私第閭閻士大夫不曾見識其勢然矣雖舉簾諦視　天顏眞的大受安得以知

之而欲新於其間乎大受以近侍之臣若自識
天顔則當時奚謂之外臣無知而行彼第三伏之
舉也外臣旣無知者而審察必欲之詳故不恃於
寺人之口而乃審於第三之伏則其爲恩備非常
可謂至矣如此之際諦視之舉豈無兼行於其間
者而乃於乘輦之後又爲之舉簾視也設如所記
至於乘輦而後方爲諦視欲備非常則何不諦視
於乘輦之前歟乘輦則旣君矣其爲視也不亦晩
乎果如是則不可謂無顚倒備意外也此不但與
行狀所錄有異揆以事勢亦甚不然著矣然西厓

豈是崇虛之人也在今思之公在遠關之地大臣
稟奉事之既出之後始到關內得聞於喧雜者之
言退即記其事稿而未正而身後裒其文集者亦
不知當時實迹故誤爲編入以貽後人之疑耶否
乎不然一代名人若柳相者豈有記事之失實也
若是哉大抵我東之俗不計小大凡有事頭作一
切無根之說樂於浮談而若有其實者是其弊也
公既不以事親預目覩身且後到於事之之後而
徒據人傳記有失實勢其然矣　先祖去世于今
幾歲當時實迹與之見聞者尚且在世一國萬口

何可以掩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若無書武成一篇聖作聖述而其中可取猶不過數策則書之不可盡信自古而然是記之或有舛訛何足怪哉至於光化門無一人云云者尤涉非似我　國宮門之法雖在平常無事之時亦有守衛多人呵禁出入此則亂餘今日凡事蕭條之時猶不若是之甚況當昔太平內外威儀大備之際豈無宮門一人之守乎事出倉卒設或不遑於加客而何至於若常時之法而亦皆撤去以成空門乎考見　先公行狀則乙丑九月　上不豫公以藉嗣未定急

嚴勑諸衛云此則泛記當時行事而已非義公之事也乙丑達豫之日猶尚如此一人行事矣獨有異於二三年之間而當丁卯　君上薨逝之日獨令撤去宮門之衛使無一人也此則尤不近似而舉前揆後則其衛之勑必在於　薨逝之前矣故相臣李公憲國矣與人語及丁卯事輒自嘆曰明廟昇遐儲嗣未立上下惴惴若無所聽領議政李公永伯入內定策而出一時舉措無不合宜而服於人心者申飭諸衛仍嚴糾門時元公混判戎曺以訓官分把諸門扱衣自走時挨諸部體統蔑

故也　關處蕭然余亦以其時即僚把門預覩其詳壘壘而言嘖嘖不已其他巷談小說莫不相符猶今目見安敢自誣於君子之衮鉞也又記中一則曰素有重望國人倚信一則曰百僚望見莫不傾想以爲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一則曰處事疎而人不爲非此等說話亦相牴牾不可知者也既曰素有重望國人倚信又曰百僚傾想莫不以爲此人在國事必有所賴云則處事似不至於疎矣處事若疎則國無所賴矣人何不爲之非又何所恃而倚信哉此又不可知者吁可惜哉至若許

翰林國中國之名臣大賢也承　天子之詔命來
臨外藩上與邦君抗禮而若非深有敬服於心者
何至於頒詔還之日下輦就前而禮揖之行賸
古所無之殊禮乎中朝之人視我外藩人何足計
數而至於還朝之後輒問安否古者外國人則或
有慕於中國大儒發問於龜山考亭諸先生出處
安否者而有中國之人若許太史名賢者問我人
安否者乎惟我東方自羅及麗以至　聖朝接待
華人者載在國乘班班可考而唱和之間禮貌之
之勤則猶或有之而至今千百年之間華使之就

揖陪臣有此禮乎無此禮乎此則不但驗其人之見敬於華人其於爲國之光亦已大矣然則公之在世行事於國中則有小民愚夫之信服誦祝者一接於華人則有敬服行禮之超絶千古者此正古人所謂不可欺者耶宜乎　國朝宗系之証一言見信於太史而能雪於二百年之後也固不俾歟茲皆國人所悉故曰此柳相公之所記徵之於所聞於前賢者敢以尾之嗚呼觀吾錄者必有辨之者矣（公曾孫必行所著）

柳西厓文弼殿記事

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于景福宮東門之內爲寢殿自西而東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以事生之禮事焉此　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崇　德宗而以　德宗與　睿宗爲兄弟不可并入文昭殿別立延恩殿於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祀焉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憤鬱以爲李芑等有疎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戊辰　明廟受　尊禮

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議定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一位於是遂於後寢東加造一間屋并前為六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獨前殿合享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之序　仁廟與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有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每三年審而無以為計時退溪李先生在朝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而南北短若依古廟制以　太祖東向之位　太祖遷居西壁下東向二昭二穆以次而列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合

然以爲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易改而屋制古今有異雖改坐向殿內終有不便於周旋者群議紛挐不決而先生亦去國矣李公既而請仍舊　仁廟於迎恩而獨祔　明廟如乙巳諸人議於是臺諫侍從群起而攻之余在翰院上疏極言其非李公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不能容床卓無可奈何戶曹參判柳景深主議以爲祭器形制太大以此不能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雖依舊不改而恢乎有餘地矣衆從之遂設都監柳公爲提調改造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

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品皆減
削大怒悉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懼得罪竟無
事

謹見記中有曰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
議臣李芑等以爲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
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
請祔　仁廟於恩義以此　仁廟入廟人心
憤鬱以爲李芑等有疎薄　仁廟之意而然也是
專以　仁廟之祔廟爲李芑所爲也此則大不
然矣何者嘗見　先祖文集中論　仁廟祔文昭

翊日臣於乙巳禍作之初爲李芑等所嫉
惡屢欲加罪而無名可指出臣爲平安道觀察使
故丁未年祔廟等事予不聞知其後仕滿還京始
聞物議藉藉皆以　仁廟奉安別殿爲不然其後
尹溉語臣曰　仁廟別祔於爾意何如臣答曰身
在遠外知此等事不曾理會實不知首末云溉曰
我與沈連源同議以爲　仁廟今當入祔則　世
祖當遠遷矣但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得已別
祔　仁廟我乃遠妥去位連源仍我言連議別祔
而今者物議歸咎連源深爲未安云云則當時祔

議之所從出亭爲之顛末在今可見而不可誣且以此告于君上則益知前言之非浪乃大臣相與之實述而亦可想尹相不進時謗不自隱而自當之賢矣公獨不見於此事其笑以　仁廟之補過爲芑之所爲而維之曰李公請仍補　仁廟於過如乙巳諸人議云云歟李芑乙巳釀禍之人也至今謂芑等爲乙巳姦人此非泛然可比之人也　仁廟別補雖遣一時物議已非李芑所爲則芑惡雖貫盈豈可以非其所爲者勒歸而喻人於不當喻之人以啟後來耳目也其間措語本意有

雖曉者可言者哉且　明廟之喪出於丁卯則其
喪之畢必不在於戊辰而記曰戊辰　明廟喪畢
云云　國朝禮備君親之喪皆畢於三年遵中庸
貴賤之通喪而未知　明廟之喪獨於暮年而畢
之耶先生一代之名相也若使後世見公此記則
必曰李某附同於李宅議　宣廟不行三年喪一
記缺鍼君臣齊酳可惜哉是誰欺歟且曰李公
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新議然當殿終是狹窄
不能容床卓無可奈何云則想其時諸大臣之意
無不欲稍之切屋制致然更無可爲之事而當時

論者不諒於新謂爲當事者之過也過爲不改之論也明矣至於戶曹參判柳景深立議祭器形制太大以此不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雖依舊不改而收宇有餘地衆從之遂改鑄祭器行用云云則是小其器使容六位也然則仁廟似是入祔文昭矣未又曰一日上親臨膳於文昭殿見器皿皆變舊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參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云云改鑄而小其器皿者爲容六位而後乃打破小器而不用則必依前大其器矣依前大其器則六位亦必如前不容矣六位不容

則仁廟似當還出而今記中何無此等結末處
豈歟然則仁廟還出不祔耶嚮雖還大旦安不
出耶實未知其去留之如何也噫元不記此事則
已記則當詳爲善東典故之一明文可也奚爲是
失實不該之語起後來疑惑之端歟此亦稿未畢
斷簡抑編集之致漏者耶吁可惜哉當考東閣雜
記亦記此事有曰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禫遷
命朝京東西班二品六曹參議以上議之皆以爲
仁廟祔而 世祖當遷 上答議得曰 世祖乃
當代四親之主恐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延恩殿

別祔　仁廟何如領府事洪彥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啓始允之過數日復拍大臣諭以　世祖不可遷　仁廟祔　延恩之意大意安玆大諫李堂副提學周世鵬等論　仁宗不祔文昭未安之意或啓或劄大學生鄭琢等亦抗疏論之竟不允今　上朝宣祖朝也　明宗祔文昭時曰相臣李某等議啓並移祔　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　睿宗亦當遷故以　仁明二代爲一室云云此亦吾東實錄信文行于世有徵於後者久矣然則前此諸相之言證之後以東閣之記考之祔議之不從皆出

斷可驗矣所謂從乙巳諸人議者獨何所據歟後之尚論之士必有所考之者矣（公曾孫必行所著）

乙卯錄

李浚慶字原吉辛卯及第爲修撰與具壽聃同坐廢後爲領議政丁卯六月華使許國等賫隆慶皇帝登極詔已臨境上　明廟畀廢內外汹汹公奉遺教迎立　宣廟迎使頒詔上下晏然華使歎服罪普雨黜元衡伸冤在華弊政其後辭首揆居閑養病數年而卒配享　宣祖廟庭此出印本

又一本李浚慶字原吉己未生辛卯及第爲修撰與

具壽聊極論黨人之無罪久廢請收叙後爲金安老所忤坐廢癸庚辰己卯辛巳竄人及入居良賤人并六十餘人一時蒙放皆其日力陳冤悶之由也 以下與印本同

退溪答金鶴峯誠一問目

兄弟服如所示豈不善哉但病庸無狀凡期功以下諸服皆不能如禮只從俗過了今承示問不知所以爲對縮惡歎服而已曾聞領相 指公也 行其伯判書公服頗采用古制未知何如聞見可知矣云云

李清江濟臣 鰲鯖瓚語

家禮六親之喪各有等衰之服我 國雖遵行而當用於父母而已自親兄弟以外皆着布帶日月久近循 國典給賜之限而已壬戌年李相某指也公為其兄觀察使某指亞公也 服衰旨後士類頗有服其祖父母兄弟以及伯叔父母者遂為近世厚風

南冥曹先生植答公書

幸承飽扎遠及窮巷并蒙多賜藥餌拜藥良勤雖未能醫得病痛其不慧故之意實今世所無也當日中宵殘燈明滅渾似說夢不禁依依兩年來曆留作兩年面目奚啻恵金百朋伏念深山應接稀是鹿豕追

誠十分慎齋益讀珍重二至意不宣遐心僕亦請公上
疏如松毋使干授如藤周是爲既更認晚得幷昧不
勝驚歎獨恨令公誓病之不早也伏惟令照謹謝

南冥書公所贈心經後

友人廣陵李原吉以是書遺之其自言曰吾雖不善
而與人爲善之意則誠不淺也推是心也分國錙銖
庸細事矣予初得之竦然惕然如負丘山常自警云
庸信庸謹閑邪存誠至立淵冲燁燁春榮雖焉焉揭壁
中而心常楚之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然
則非負李君則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哀莫大

於心死求不死之藥惟食爲急是書者其惟不死之藥乎必食而知其味好而知其樂可久可安朝夕日用而不自已也努力無怠希顏在是嘉靖辛卯十月日夏城曹楗仲書

李尚書墅松窩雜記 九五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公玹李相公浚慶兩家而已安相以敬爲主於其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來則下馬坐則必趨拜於床下唯諾惟謹李相以愛爲主於其兄判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卧則聯枕相對言笑爾汝爲戲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爲

一時搢紳之所欽慕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之弔哭無異平人似負相公平日之厚瑋以此未免識者之譏

李相公浚慶號東皐自少風節毅然廉謹自牧國家於議政年七十者不許致仕例賜几杖受几杖之日其家必設宴此搢紳先生之盛事而亦朝廷已成之規例也設宴之時所需之物必多方求索累月收聚然後乃設故濫觴傷廉之譏皆不能免公獨不然不裁一書不求一物出其俸祿之餘貿之市中不倦不薄成禮而罷公之相業兩朝贊襄之外其

緒餘一端廉潔之節炳然於暮年又如此

西方乃物貨之地雖小邑之宰皆有分外之物況箕城故都其在全盛之時一道人物之繁黵營納財貨之充物爲留守者綽涉循例便成銅臭獨東皐相公都憲雲夫於兩期之內所捧諸色之物別藏一庫而秋毫不與相干西方之人至今以清德稱之者惟此兩公而已雲夫即金德龍字也

東皐李相公爲首相都堂弘文錄會議時物以幾圈爲定及收圈將畢公更爲加一圈蓋公之子德悅入於初圈之中故加一圈前後數十年來同參堂上等

皆爲氣使心交其乳臭子弟無不得圈此權奸之所以縱恣也相公雖達物約其正大氣象真不可及也近者弘文録擇之時物以五圈爲限收圈之後左相某力言五圈數少減一圈用之其子某及吏曹參判某之子某俱以四圈參録其行事與東皐何如哉李相公凌慶嚴毅峻直孝友忠信出於天性聲音如洪鍾眼光如紫電廉潔無私人莫敢干擧問該博遇事立斷當　明廟昇遐之日赫親用事人心疑惧公毅然不動朝野賴以無憂爲本朝賢相黃喜許稠之外鄭光弼之後一人而已

李浚慶字原吉廣陵人乙巳兼府尹庚辰重清簡以下未大水仍任一年盡心救濟民無捐瘠後爲上公能鎮危疑詔使許海嶽稱其爲人

李相浚慶爲監司時與客登春陽臺吟賞江山曰必聖人然後可以都此若下聖人一等對此勝槩必聊樂荒落喪亡必矣

李尚書睟光芝峯類說 九三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蓋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李浚慶爲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往拜浚

慶浚慶辭曰副尊爲何事來乎義謙曰以歲時故來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前輩風采堅可見矣

李相國浚慶少時嘗作詩示鄭士龍曰吾詩可比古人乎鄭曰雖不如古人爲友人作別章則有裕矣李公自是不復吟詠其倔強如此今人粗能作應俗文字則妄擬古人趯趯然自以爲足果何如哉

李相國浚慶以老成持重與後進相左見忤於時卒後諡議未息吳判書祥爲挽詞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諡言謗言是非何

累地中身至今言相業者推公爲第一吳之言信矣

澤堂李尚書植爲大司成時啓辭

云云春秋一經乃聖王經世之大法邵子取象分配四時程子所謂處事之權衡撰道之模範爲君父爲臣子皆不可闕而不學者也此經廢興關世教隆替胡氏傳序盡之矣我　國故名相李浚慶以經術致相業而尤崇尚春秋奬勸士大夫至於乃筆習吏皆令學習此豈偶然之知見哉云云

清陰金相國尚憲所撰趙舍人廷機墓碣

云云李相浚慶臨發遺疏言朝廷有朋黨之漸時議

深詆嘗於 上前大臣三司攻破其說儻多非倫公進曰浚慶言雖過出於憂國無他腸謂之小人則非也退而同僚上劄語盖峻公曰如此何可服人心乎終不雷同銓曹用擬公嶺邑云云

參村申相國欽春城錄

李浚慶字原吉贊成世佐之孫修撰守貞之子世佐被誅於燕山守貞緣坐死浚慶年六歲浚慶兄潤慶年七歲俱坐祖父累竄配丙寅燕山廢 中廟改玉始釋養於外家兄弟並為國器浚慶先登第潤慶又而後第而咸有公輔之望潤慶未及大拜而卒浚慶

明廟朝入相暨　宣廟在邸淩慶以顧命元老受遺
迎立挺然有大臣風采朝野倚以爲重臨終有遺疏
指論時事以爲將有朋黨之漸新進士流慮不及遠
至上章請罪不遺餘力極口詆訾而　宣廟不從不
十年淩慶之言乃驗人益服其先見兵判書祥以詩
哭之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
年公議定是非何累地中身世傳誦之以爲知言淩
慶生弘治己未没隆慶壬申年七十四今　上朝即光
海賜謚忠正配享　宣祖廟庭子德悅承旨

藥圃先生鄭相公琢謚狀

云云公初釋褐人無知者隸校書館李相某指公一見器之曰顏狀類雌龍後必大貴云鄭相公彥信即公從姪也亦嘗言其大貴至臨終命以犀帶與之後鄭公亦果登台鼎公之藻鑑類如此而其帶爲人轉借至其孫判書世規推之不得往來書尺至今藏之判書家云

林白湖悌詩

原吉先生相公今不在草堂老子拜何因忠言一劄推先見正學千年啓後人漢鶴吊迴邦已卒秦春鞍後事多新巖棲久切云亡痛獨過春城淚滿巾

尹孤山善道記

東皐先生相國李公四朝元老一心循國家有至行

郭多偉烈素性嚴毅方直所學光明正大平生無致
歸於外務以悅人矯俗干譽欺世盜名之事無毫末
係吝偏私之意洞洞屬屬至死不變之人也是以在
世七十四年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國人無愚智不敢
瑕疵而公之爲咸鏡道巡邊使也退溪先生贈李其
敎有寧充天人沉機先物鎭頹俗此乎若爾柱中流
等語且退溪先生之乞退也 上問卿無可薦者乎
對曰首相李浚慶不動聲色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柱
石之臣無出於此人也然則公真所謂無間然矣栗
谷李公之疏曰浚慶蔽賢匿形鬼謀蛾說又曰浚慶

之言煽妖之喙矢盍歃之未歃又曰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此何語也蓋公臨終且遺劄云云時有小人深惡中其情狀綴及屬續怒等語做出朋黨眩惑君聽小人倒以君子爲黨三司交攻無所不至幸賴 聖明照燭其計不售國論底定其後十年朋黨稍起爲國大蠹果不得自挽於幽隱欲挽之中當初攻公者果何意歟噫以此觀之則退溪先生所謂學究天人沉機先物蓋有實見得於公而非誇羨之虛言也明矣若使栗谷享知公之學究天人沉機先物則於斯時也先見雖不及於昌論

而必不以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媚嫉嗥矢陰賊未艾
詆公矣當時小人之誣陷我公不足言矣粟谷以一
世名儒爲此舉措作此言語良可惜也君子之學必
以知至爲先爲重知之未盡則行之必差於事則昧
於是非於人則昧於邪正如此則何足與議於道也
大學之道必先於格物致知者此也然知人則哲惟
帝其難知人豈可易言也然人之行事也少則雖聖
人固有所難知也人之行事也多則雖愚夫亦無所
不知也東皐相公其立朝也久其行事也多章章在
人耳目者無非羙談無可訾議而粟谷之同朝亦久

則必有親炙而可知者矣而不能知其學究天人沉機先物而至於認爲鬼蜮娟嫉陰賊何哉此後學所以反覆思之未得其說疑惑之意纏結不解欲亟於有道而不自已者也聊記所見以俟後之君子

明宗大王實錄 孝宗朝命考史知春秋李厚源翰林洪杜三

考赤裳山史記乙未四月初九日啓下吏曹

明宗朝壬子冬十一月 命賜宴廉謹人于 瀾庭賜一等樂各 賜丹木胡椒有差至昏復 賜白鐵燭各一雙○廉謹被拔人戶曹判書安玹右參贊朴良平安監司洪暹未赴任 刑曹判書趙士秀大司

大司諫尹春年 判校尹鉉 左通禮尹金寧 令柳渾 前
用副正禹世謨 司僕正朴永俊 司僕副正任輔臣 弘
文校理鄭宗榮 副校理朴民獻 工曹正郎李增榮 內
贈直長金夢佐等十九人參宴○大司憲李浚慶 讀
以卿字
印之云 同知中樞住虎臣 周世鵬 同副承旨金鎰 前
司成以退溪年譜觀之則前字疑作
大字不然則前字下脫大字 李滉 典翰宋寅
部將許世麟 軍器別坐安潛 行司勇金彭齡 司宰監
正姜允權等十人病未參宴○外任被遣人會寧府
使李榮 江界府使金洵 羅州牧使吳祥 尚州牧使申

潛密陽府使金雨温陽郡守李重慶醴泉郡守安從
琠江陵府使金擴新溪縣令金彦謙金溝縣令卞勳
男韓山郡守金若默知禮縣監盧禛茶原縣監辛士
衡善山居前郡守金就文等十四人各 賜卿表裡
一襲

辨實錄名字誤書之疏 乙未六月十一日 玄孫生員厚徵 五代孫前參奉晩悅 幼學晩啓 晩六 代孫幼學 晩悅 幼學 晩悅 為疏頭呈之○ 俱在京者參

伏以臣等俱以微賤竊有疑惑之私敢干 聖聰伏
願 殿下垂察焉臣五代祖故領議政 贈諡文忠公

公臣某歷事　中仁明宣西朝其官爵姓名志行
蹟俱在　國秉今不敢剿襲而近臣士夫間相傳之
語聞之則頃日自　朝廷實錄考來時先祖臣名亦
在牓　啓之中而先祖臣名某之慶字以卿字書之
云臣等聞來不勝驚惑不但臣等驚惑聞者莫不爲
訝若使當時後有與先祖臣姓名音同而字異又有
與先祖臣官爵相似行事相同之人則今之牓　啓
中姓名必是其人矣若無如此之人而先祖之名果
是誤書則非惟臣等之驚惑其於　國家記實傳信
之道亦後如何雖微末之臣旣標其姓名則固不當

訛以他字況臣先祖官叨議政且配 宣祖大王廟庭者予臣等雖微賤旣聞之後情理不得不辨而無路上達玆敢不避僭越冒瀆 寢嚴伏願 聖明下詢在庭之臣俾考當時 實錄亟 命有司使之釐正千萬幸甚事雖係於祖先實有關於信信之道以公以私安可但已予曰 天威咫尺罪死罪死臣等不任惶恐懇禱之至謹昧死以 聞玄孫厚徵製 答曰省疏具悉當令該曹議處焉

禮曹回 啓判書 啓下是白有亦故領議政忠正公臣李浚慶歷事 四朝巍然相業在人耳目赫赫

若昨日事至今待老問就不知姓名手觀此疏辭則實錄考來時其名訛以他字云未知　實錄中所載訛誤如此而史官謄　啓時曰循不察又致重誤爲白乎喻者令史官待　實錄考出之明白釐正以重　國乘傳信之道俾無相臣謬名之慮何如　啓依允正言洪柱三啓曰庸陋如臣叨玷諫垣言責驚惶縮伏罔知攸措竊聞幼學李最壽等以其先相故相臣李浚慶名字之訛誤上章陳卞而該書圓滑以爲史官謄　啓時曰循不察以致重誤云臣竊考出之時不在史局下去謄書而一依實錄所載傳寫而來則雖疑其誤莫重史草不敢擅改曰以書呈矣今見最晩等上疏及該書圓重誤之失臣實歎免臣何敢晏然而已乎云云

遺事

陰慶丁卯閔啟以告訃使上通事將赴京先生書送
京所答若干条以給閔啟曰前日許太史之還来借
牧隱集而去晩有詰問本國奏辨之事則疑以年少
恐或差失玆以崔世協林芑等加差庶無遺誤之悔
慎之慎之且今　上新即位序次最幼不無疑問如
問此事當以　先王在世寮臣中可能繼述者擇
賢立嗣大臣順承　先王之志奏之如問　上年歲
幾許以實對如問養老王指燕山也之事答以痼疾聞人
足聲輒驚怒不能莅國事故奏達朝廷讓于弟　恭
僖王遺教曰薨逝之日恐煩上國慎勿告訃故不

敢奏達云　宗系事親製表呈文以付之閔尼等至京提督主事徐應龍乃無倫摸實錄者也不意招朝鮮大通事皖杜上去即問曰汝國累以宗系辨誣事奏請今見牧隱集則汝國祖名與宇相同是何意思耶答曰豈有此理主事以牧隱集授下曰此是許文恭持來汝國詩也汝國祖名春字亦春必是仁之一字誤也答曰古人亦有因名以號者何乃以此疑之乎雖然小的至少不達舊典當於陪臣處問達主事日然更晚告曰此事非常筭念陪臣晚小的言語間誤譯請得手述以報主事仰歷良久曰果矣即取小

帖書給曰名而字之何以別敬也字與名同何以視敬且仁與春義相同無乃不可仁任也以朱點句而給得旨通告使相任說書端書狀官金幾則皆撫掌歎曰李相國先知之鑑如是矣即令林芑考古字與名同者二人書呈則主事文華書曰古人偶犯此亦不足爲常法云然後使及書狀官一行人員持李相國製送皇文以告徐應龍答書曰李仁任信非今國王相矣但恭愍王之死得其善終郎抑不能無疑於李仁任郭元叔王氏四者果爲誰乎對以恭愍王無子

禑立爲王將犯遼東先國祖倡義回軍僞王禑釋其位與其子昌恭愍王妃安氏奏達朝廷黜僞辛立定昌君瑤定爲恭讓王禑昌父子皆爲恭讓所誅後恭讓又不君殺戮無度國人不堪相與推戴欽奉高皇帝命爲國王將王瑤便養私邸終其天年主事又曰洪倫崔萬生是何等人耶答曰洪乃嬖臣崔即幸寔也又問曰嬖臣幸寔何所憚而弑逆答以利得幼弱之主故爾又問李仁任職列與爾國祖何如答齊等耳然則李也亦作國主否答無朝廷旨意何敢云爲然則亦爲在職耶曰慶居京山府死爾主事曰爾國

累次奏辨今乃明知矣即書帖以給使相日通事閔
彔崔世協頗能趨承善解人意視他日往來者所宜
達無所扞格賢使臣自在後日儀制司亦招大通事
甚急問以洪武以後國王次序答以年少不能盡記
當於陪臣處問呈翌日以先生所教歷代次序書呈
則掌印即中日別無他意只以庫房雨漏爾國譜冊
腐爛不堪考爾云凡書授閔彔知此等事十二条中
國所問與先生所言若合符節一從先生所教而答
之一行無不歎服

隆慶丁卯六月二十七日二更二點　中殿傳于政

院曰兩政丞領相乃先生藥房提調沈通源左相李冀元混入侍入侍則　上疾大漸已不能語浚慶等俯首而泣請於中殿曰有何傳乎　傳曰乙丑年王候未寧時有書下之事常時卿等亦已知之矣浚慶等啓曰國事大文無可啓之言史官問于某曰乙丑書下事何事耶浚慶曰德興君第三子閒諱何曰諱某官則河城君也浚慶又啓曰臣等已知之矣但兩司長官并命參聽何如仍高聲啓曰臣等退去矣　上欲言而不得左右不覺失聲二十八日醫官傳云上體手足漸冷政院啓曰自內勿爲驚動浚慶等啓于　中殿曰

阿只氏請即時侍來侍來後在所亦稟　中殿傳曰侍來事依啓在所則稟定　王大妃殿可也淩慶啓曰當自內決定政事不可歧出也正時　上昇遐于養心堂即命都摠府堂上一員兵曹堂上一員禮曹堂上一員承旨注書各一員嗣子侍來事標信宣傳官受去阿只氏由思政殿東夾門入慶成殿注書黃大受自嗣子邸問嗣子冠服當何如侍臣衣服亦何如大臣以白衣烏紗帽烏角帶爲當事通之承旨注書等入內庭拜見嗣子後侍出中庭云與行狀略異錄此以備參攷

壬申七月十九日朝講李耳瞻李浚慶反覆小人之
狀臨死上劄之罪左議政洪暹啓曰指人以朋黨雖
似未便然李浚慶與臣同朝最久平日每以君子自
處性又剛方識見儘高今不可謂無寧問憂國一念
至死不變今若指以小人豈非失實之言乎果以此
目之渠雖在地下亦不服矣大抵人之將死鮮不錯
謬言之過中容或有之豈有貽誤士林之心而有此
疏乎世人以浚慶之功德比之韓富矣時以洪相之
言爲知言云
南冥先生與李原吉少時情分甚厚常以領袖氣像

許之後登台嶺先生以書警之曰願公上竦如松無
爲下蔓如藤（出菅南冥德川師友淵源錄下二条同）

公兒時與南冥同學山中其嬉戲常以安社稷匡自
許謂南冥曰爾則茹死巖穴之人也後人以其言爲
自知而又能知人云

丙寅南冥承　召入京與原吉繞得一見而南冥遽
還原吉以書追謝曰一言未洽雲翮翩翩壤奠黃鵠
悲慕奈何